

# 蕉風

## 本期要目

- |          |     |
|----------|-----|
| 春聯       | 梁園  |
| 祝福青春     | 憂草  |
| 她的煩惱     | 秋朗  |
| 父親的糞籃    | 張兆  |
| 陽光       | 魯蓉  |
| 春天       | 吳靜子 |
| 在長途「的士」上 | 余適文 |
| 現代西洋詩選   | 龐德等 |
| 附中篇文叢一冊  |     |
| 帶壳的蝸牛    | 王是  |

每份三角（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 編者的話

數月來，本邦青年作者的活動，一天比一天活躍，一天比一天緊密，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本期的四篇小論，對青年作者的活動，提供了不少具有建設性的建議，相當可貴。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作者，針對現階段的馬華文藝運動，提供一些具體可行的意見。

在衆多的本邦作者支持下，這一期，我們全部採用本邦作者的作  
品，這是編者多年來的一個心願。如今，這個心願，總算是得到了實現！

本期，不管是小說、散文或新詩，都具有相當的份量。我們先來談談小說：「春聯」中的人物，是我們生活的社會中所特有的；他對我們是那樣的親切，所以，顯得特別可愛。「她的煩惱」用相當細膩的筆法，去描寫一個少女的心事，作者雖着重於心裡描寫，但無令人沉悶之感覺。「在長途」的「士」上」寫來輕鬆有趣，作者除了刻劃我們身旁的熟識人物外，在結尾處更顯示人類的偉大同情心，使全文的價值大大地提高。散文方面：憂草的「祝福青春」，不但清新可喜，而且生動感人；「陽光」可說是魯莽近年來最佳一篇作品；此外，吳靜子的「春天」、張兆的「父親的糞籃」、陳慧樞的「激動的心」，都是水準之作。幾首新詩都各有特色，它們不再是「聊備一格」的東西了，這是最令編者欣慰的一件事。

本刊過去介紹現代西洋文學，是着重於小說方面的。這一月份，我們別開生面，選刊了八位現代名詩人的作品，其中的龐德、李爾克、施朋特等，都是大名鼎鼎，且對現代西洋詩壇具有極大影响力的人。我們希望這些詩能給本邦詩人一些啓示和鼓舞。

## 目 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父親的糞籃(散文).....	張 兆(11)
思想害了我們(小論).....	劉 丕(3)	劫後(詩).....	林 方(12)
值得提倡的聚餐會(小論).....	丁 文(3)	期待(詩).....	山芭仔(12)
詩人，請聽我說(小論).....	古 劍(4)	哦，憂鬱！(詩).....	綠 穗(12)
創辦小型文藝刊物(小論).....	李 茹(4)	小人小事(小說).....	易草舒(13)
春聯(小說).....	梁 園( )	深夜行(詩).....	林 蕙(14)
兀鷹及其他(散文詩).....	沈 甸(6)	陽光(散文).....	魯 莽(15)
祝福青春(散文).....	憂 草(7)	春天(散文).....	吳靜子(17)
海洋幻覺詩(詩).....	金 沙(8)	在長途「的士」上(小說).....	余適文(18)
她的煩惱(小說).....	秋 朗(9)	感激的心(散文).....	陳慧華(22)
		現代西洋詩選.....	龐德等(23)



5201.53  
3600

126240

# 思想害了我們

劉丕

今日我們對一部小說或一篇文章的評價態度，都有了一個錯誤的標準。我們不動腦筋地以主題或思想的尺度去衡量一切作品的價值，把文學的偉大性附依於其思想的偉大性，常常以其人生見解的高低而定高下，完全忽略了文學是一門藝術，把文學哲學與文學藝術混雜不分。這種錯誤的態度，往往使文學的創作走入一條死巷。因為作家們受不到藝術工力的鼓勵，貪婪而輕易地接受一個簡化了的理想，把自己的感性鈍化，放棄了在藝術上的奇異多彩的探險精神。

說一句很長他人志氣的話，我們今日的文藝創作，受西洋的影響深，受傳統的感受少。無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沒有一樣不是模仿人家的。自韓愈以後，文只能載道。今日的一些文學，却不是在他的「文」之內。我們祖父們的時代，更不必說了。這樣倒好了一點，至少可以免受一些「道」的縛束。人家不會在這些東西內找一些道理（主題思想）出來，作者們便可以少了一種顧慮，專心專意在他們的藝術領域內製造自己的天地了。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並不是聖人，他沒有甚麼偉大的思想，也沒有深刻的哲學。他的一生的下半截是潦倒的，既無入世好好做人的野心，又無出世隔絕紅塵的勇氣。他的苦心是把「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留給我們，他的努力也盡止於此，不能在他的或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起甚麼道德的作用。可是，由於他個人的努力，使我們接觸到一個未曾身歷的天地。對人生的奧秘處多一點認識。光是這點，也足夠我向他發出無限的敬意了。這些工作，並不是一個倫理教師可以用一兩句格言說得完；也不是一兩位淺薄的批評家可以用「主題健康」「思想正確」「富有社會色彩」……等空洞的名詞和形容詞，可以解釋得了的。

但是，我們的新文學是「五四」以後與外來思想一同生長的，初期的文學也着重思想的介紹。今日的文藝愛好者大部份是中學生，他們在學校裏的功課呆板，有關人生問題方面的求知慾不能得到滿足，往往在課外讀文學作品時，也特別注意思想內容，這本來也不是不好的。不幸的是很多青年，沒有良師益友的指導，一下子讀了很多同樣思想的書，覺得自己已經很有思想了，對社會、對人生都可以說得出一套道理來，以後讀任何書，便以這個思想作根據，對其他的書籍加以拒絕。這種自滿是惰性的表現，偷懶地接受了一個簡單化了的原則，久之，他們的思想和欣賞能力便不會有進步。這種錯誤態度，左右了文學創作已很久了。「五四」以來，寫小

說和讀小說的人很多，但總逃不出「說故事」的圈子，這也不無關係吧！

## 值得提倡的聚餐會

丁文

南馬的一羣文藝作者，於去年六月間組織了一個文藝聚餐會，參加者二十人左右，包括馬六甲州和柔佛州兩個地區；他們以一種不拘形式的方式，在十分輕鬆的氣氛中，討論文學上的以及創作上的問題。他們的會期自三個月一次，改為兩個月一次，現在又改為一個月一次；討論範圍自聯繫情感開始，漸漸地涉及目前文藝界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從這個聚餐會的發展看來，它的優點，實在是在很多的。

馬來亞雖不是土地廣大的國家，但少有較具規模之都市，人民多散居各地，平時不多往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文藝作者的聯繫，往往僅限於住居大都市的一羣。至於山芭或甘榜，除了偶而通信和寄送賀年卡之外，難得有見面的機會。過去，馬來亞文壇的沉寂，文藝作者之缺乏聯繫是一大原因。

由於缺乏聯繫，許多文藝作者都陷於孤立。他們好像置身於黑夜裡，艱辛的摸索向前。他們遇到了惡狼，也遇到了兇虎；他們陷入了泥沼，也落進了陷阱。但，他們是孤單的一個人，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理。於是，他們喪志了，退却了。在我們當中，親歷此種情景的人不知有多少。

南馬的一羣文藝作者頗能高瞻遠矚，他們所組織的聚餐會，把散居南馬各地的文藝作者聯繫起來了，過去是孤零零的一個個單元，現在匯成了一股引人注意的力量。半年來，我們明顯的看到南馬作者的活躍情形，也看到了他們在文學創作方面的顯著進步，而筆者相信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對馬華文壇必有更進一步的貢獻。

在歐美各國，文藝聚餐會一直很流行。十七世紀的英國作家們即有「沙龍」的組織，它們對每一個時代的文壇，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力。近年來，英國的「憤怒青年」和美國的「Beat generation」，類似聚餐會的聚會，更是多得不能枚舉。現代文學之有今日的多姿多采，可說是這些聚會的成果。

閱二九四期的學生周報，知道北馬有一羣青年作者也於二月廿五日在居林開始了文藝聚餐會，這實在是一個可喜的消息。筆者深切的希望：每一個地區的文藝工作者們，都能舉辦定期的聚餐會。馬華的文壇黃金時代，必將在各地區的文藝聚餐會的催生下，早日降臨！

# 詩人請聽我說！

古 劍

我和好幾位寫詩的年青朋友談過，今日的新詩是無所適從的。詩人最初從事詩創作的時候，只是由一股年青的熱情在推動，正如「君子好逑」般的少年時代渴慕愛戀一樣，只是一種內在的激動。我敢說大部份在中學時代寫新詩的朋友們，在開始寫作的時候，對新詩的過去是陌生的。我們的了解，只是在教科書裡讀兩首劉大白和徐志摩，或在報刊雜誌上，走馬看花的「看」了幾首新詩。本來，詩是文學的最高成就，比小說和散文更需要精鍊的技巧。可是，今日寫詩的朋友們，一開始便是憑上述的一股激動寫詩，以為詩是文學的最簡易形式，既不要化太長的時間，又不要化太多的腦筋作內容深度和技巧精，去構思內容。也許會有詩人反對我這種說法，但這却是事實，我知道有不少朋友的態度很草率，可在一天內寫就十數首新詩的。這一來，我們能要求別人同樣地以小說或散文的地位評價我們嗎？

這種現象所造成的後果，是新詩永遠無法超越一些情感的濫調和自以為是的幼稚思想的說明。更慘痛的是詩人們本身並不是幼稚的，等到我們的智識範圍和對詩的了解日漸廣泛的時候，我們對自己過去的工作感到迷茫，對將來的信心感到動搖，對現實的創作態度感到苦悶了！進一步是厭倦和放棄，寫詩的工作便無法繼續下去。我有不少年青朋友，曾經努力而嚴肅地從事於詩創作，終於因「無所適從」而放棄，這也是新詩前途的一個重大危機。

目前，我們文壇上寫詩的一群朋友，諸如金沙、冷蕪秋、周喚、林蕙、林我、憂草等人，全是在學校裡讀書的學生。可惜得很，目前在這裡的條件，和可以閱讀到有關新詩寫作的理論和詩作，不能不使他們有天地何其狹小的感覺。他們正當年少，詩創作的熱情可以保持二年以上，應是沒有疑問的。但假如缺少了鼓勵，他們很可能重覆五四以來無數詩作者的路。

有一點是可喜的現象，我們在這裡的新詩的創作，縱然不受到普遍的注視，但一股對抗的力量——舊詩——並不強大（本來新詩並不一定和舊詩對抗，應該是舊詩的發展才對，這點有機會再談）。假若新詩作者的本身能克服一些困難，如創作態度的加嚴加勤、欣賞的範圍放寬，加上若干年的努力，說不定像我們移植南洋的祖先建立經濟基礎一樣，在這塊土地上為新詩建立一個新的國度。最後，我引用一句別人說的一句話給大家參考：「我們現在寫詩，不是個人娛樂的事

，而是將來整個一個傳統的奠基石。」

## 創辦小型文藝刊物

李 茹

馬來亞的文藝刊物真是少得可憐，嚴格說來，只有「蕉風月刊」一種。以一個月刊來推動馬華的文藝運動，其艱鉅的情形可想而知；以一個月刊來培植青年作者，其效率頗令人懷疑。於是，愛好文藝的青年普遍有兩個希望：（一）「蕉風月刊」改為半月刊；（二）有人再創辦文藝刊物。很多作者和讀者曾把第一個意見反映給蕉風出版社，所得到的答覆是：「如經濟許可，必定遵照各位意見去做。」瞭解出版界的人形，決不會認為這是一種推辭的話。在馬來亞，一份刊物若不靠龐大的廣告費支持，是很難在開支上取得平行的。「蕉風」能在這困難的環境中，絕不脫期的出版了六年，負責人的苦心和堅毅實在令人折服。所以，除了「蕉風」的經濟情形有所改善，我們實不敢對它有所苛求。至於第二個願望，我們都知道這是很難實現的。在馬來亞，辦刊物很不容易站穩，創辦初期難得不賠錢；在這個凡事唯利是圖的現實社會，有那一位資本家願意拿錢來辦刊物呢？

這麼說來，馬來亞只該有「蕉風」這麼一個文藝刊物了？不，我認為這個情形必須加以改善。怎麼改善？筆者自有善策，請聽我慢慢道來。

在馬來亞，喜愛文藝的青年何只千計，大家眼見着自己的文壇一片荒蕪，都有心要做個耕耘者的。可是，在過去，大家都沒有把這個「想」付諸行動。有心的朋友們，現在正是我們把這個「想」付諸行動的時候。請聽我的建議：辦個文藝刊物吧！

基於聯繫上、財力上、人力上的種種問題，我不想在此時勸導大家創辦大型的文藝刊物，我只希望大家能以每個地區為一個單元，創辦一份小型的文藝刊物。這種刊物的開辦費用並不多，只要有一、二十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按月拿出一些零用錢，就可以湊足一期的印刷費了。至於人力方面，只要有十來位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公餘時審稿、改稿、編排、校對、發行，一份刊物的出版，便沒有問題了。

我們出版刊物，並不是想湊熱鬧、出風頭，而是想貢獻我們的微薄力量，來給馬華文壇種一花或植一樹。所以，我們的刊物，若不是棵豐盛的果樹，至少也是一株美麗的花卉，但決不是莠草或荆棘。因此，我們的刊物，必須以嚴肅的態度出現，寧可求「精」，絕不變「濫」。

我以極大的信心在等待各地的小型文藝刊物的創刊！

# 春聯

梁園

本來年年過舊曆元旦，黃家門上都貼有紅紙春聯。今年却破例了，左隣右舍都深以為怪，私下偷偷竊語，結論是屋主學起時髦，不再與這個古董風味的玩意兒。

其實，真正正恰和人們臆測相反。黃守固老先生就因為這件事氣得連性命也不要。

遠在農曆十一月杪，記憶力衰退得忘記孫兒名字的黃老先生，却對這件事特別敏感，不時在僕人服侍自己服藥期間，絮絮叨叨僕人叫兒子備購春聯，即使耗費百來元也無所謂。

說來黃老先生真正寂寞，自六七年前老伴因病死後，自己也染上風濕病，整天躺在床上聽滴答滴答的鐘聲。唯一安慰的是夢見家鄉的時候，那淳樸的農村，那溫暖的人情，那美麗的自然世界。更值得回味的是農曆新年的情形，那時候黃先生還未遠渡重洋，正是十四五歲的少年時代。農曆新年時，風雪漸漸稀少，大地畫上淡白色。氣候和暖，樹枝隱約可見。忽地聽到母親透露一聲：「不久就過新年。」多快樂呀，連擺雪球、堆雪人，也無心思玩了。整天看母親裁新衣，弄糕餅。或者大胆一些，跟父親到市鎮購買炮竹，以及紅紙春聯。父親這時稍稍收斂冰冷的鐵面孔，對自己是有所問必答，一些不苛份的要求也得答應。對於炮竹、紅紙，他是知道其用處的，對於春聯則不然，便大胆地問父親。一儂孩子，春聯是我們祖宗傳下來的習慣，貼了可以避災迎祥，知嗎？下次你大了，最好不要忘記的爸爸話。」

這些話，他現在還記得牢牢的。元旦的早上，門上貼了春聯，不單避災迎祥，也給雪白世界中點綴幾許佳景。即使戶內無隔宿之糧，也要貼上大營的春聯。此外，他也記得有新衣服穿，有紅包拿，有炮竹燒的歡樂情況，遇見人道聲恭禧快樂的友情。

自從他來到馬來亞，便難重溫舊夢。這兒氣候終年是夏，樹綠常青，草花紅，沒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這兒民族衆多，各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各操不同的語言。此外，這兒難找一塊耕耘的田地，而耕耘也不比經商割樹好。他於是成爲一個街頭叫賣的小販，發現倒是件入息很好的職業。

商場社會人情薄，再也享不到農村的溫暖。他只好隨波逐流，天天爲着金錢而勞碌，從小販升爲商人，從一間店到五六間店，從五依吉膠園到四百多依吉，於是他的美夢實現了；他成爲地方上的首富，備受人們的尊敬。直到他患病不能行走，財產才歸唯一兒子中和去管理。

老先生生在文化上，想想故鄉的風貌，想想自己處身在這樣複雜的社會，復古之念油然而生。首先，他穿起長袍馬褂，頭戴瓜子帽，時吟兩句子曰詩云。再把臥室改裝古色古香，四面牆上掛滿對聯和中國畫，並高懸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像，以及中國雕刻式的桌椅碗筷等。甚至僕人也得改裝爲書僮樣子。

除此以外，他不請西醫，因爲他對西醫深惡

痛絕。他不服西藥、不聽西藥、不用刀叉。給他診病的郎中也得古裝打扮，否則休想接見。他最爲固執的，就是元旦時候門上非貼着春聯不可。這是因爲父親叮囑他的話在腦中生了根。歷年來，無人敢違反他的命令。

今年新曆正月，老先生想定了如此的春聯，這是他化費了三三三夜時間去想出的：

「江風呈美德，夏雨蔭宏才。」

僕人也把他意思傳達給他的兒子。可是，兒子自從繼承他老子的產業後，積極利用機會，參予各種工商企業，每天忙得連大小便也無時間。合該他今年發福，差不多一分鐘可接洽一件生意，一分鐘內就賺了好幾萬元。他那裡肯放過大好時間，替老子辦一件小事，況且還有一個月多時間呢！

「慢慢來，時間還長呢！」他每次都如此吩咐別僕人。接着，又忙着接電話打哈哈了。

老先生雖有兒子、媳婦，和一個二十歲大的孫兒愛新，可是他們都不來看他。兒子忙着做生意，終日在馬來亞土地上奔跑。媳婦只知道電影的節目，以及撲克、麻將的樂趣，不知有家庭的節兒到外國留學，三年沒有回家一次。除了身邊的僕人外，老先生找不到一個親人。

今年還好，孫兒自外國畢業回來。但一交談之下，老先生竟氣暈過去。孫兒反對復古，反對貼春聯，認爲有傷雅觀。

「給我的女朋友看見了，不笑我守舊才怪呢！祖父，別的還可以，這個我反對。」孫兒氣沖沖的對他說。

「愛新，祖父老了，沒有幾年壽命，讓祖父貼貼春聯也不為過呀！」老先生向來偏愛孫兒，所以低聲下氣的請求。

「不行，現在是太空時代，只許進步，不許復古，我反對。」孫兒絲毫不肯讓步。

老先生給他一激，竟氣暈過去，孫兒也溜出去了，從此竟不踏進屋裡來。

眼看日曆一天的撕去，農曆新年快到了，春聯還沒有購買，老先生急得像熱窩上的螞蟻，

只好連連催促僕人找他兒子商量。不幸，兒子隨商業考察團出國去了。至於孫兒呢，竟神不知鬼不覺，暗地和一位女郎結婚，雙雙到香港渡蜜月去了。

「反了，反了，中和真不配做我的兒子，竟然讓愛新私下跟人結婚，連我也不告訴一聲！」老先生一向認為男女婚姻大事，必須由家長作主，否則夫妻難得白頭偕老。就是兒子中和的婚事，也是自己做主的，怎好讓孫兒胡搞？

老先生很生氣，漏夜差僕人叫她媳婦回來。不料，媳婦一進門來，就放聲大哭，說是中和帶着一位少女到外國去吃風，有心要拋棄自己，嚷着

要求老先生作主。老先生驚得一呆，說不出話來。

就在除夕的晚上，偌大的黃家竟是靜悄悄的。媳婦回去娘家，兒子出國去，孫兒渡蜜月，只剩下僕人陪伴着老先生。

老先生想到明天早上，門外沒有貼春聯的尷尬，禁不住長嘆一聲，幽幽的說：「爸爸，我辜負你的期望了。」

就在元旦到來的剎那，老先生帶着創傷的心靈死去。

## 兀鷹

僅有的一點智慧使牠碩果僅存下來，頗有一些沾沾自得的英雄感。而日子躡在腐屍群裡，遣發得毫無意義；連這面剛升起的旗也毫無意義。戰神已掩袖而去；他不願目擊這場慘烈的爭端。所有的參與這事件的同類都向泥土看齊，○比○，沒有勝負。不必懂得達文西，最後的晚餐總令人懷想——手還是手，牠已忘記昨夜情人的羽毛是怎樣撕裂的。雖然明天很近。

從懸崖湧來了孤獨。

一片赭色的海。這兒沒有美好的風景。

## 感嘆

四月那個長舌婦，總愛反覆嘮叨那個腐了的故事：湮滅啦，火化啦等等。且給我飲料。給我塵帶。給我盲瞽。……時間超越。我和我的同類們都是擇惡固執的。固執地運動，固執地走那條不科學的路。哎，煤煙老友，他應當及早退休。

血液是條好長的河。而沒有誰去尋求母親的意義，人慣於遺忘。誰也不知地心有台爐火，咕嚕咕嚕的煮着。煮着一把小玩具。煮着一把破茶壺。

## 兀鷹及其他

很久以前就知道太史公已進了棺槨，是以竹筒朽了碑斷了的結局從沒人去關注。瓦特也沒有人關注。史蒂芬蘇也沒有人關注。

## 荒涼

我們的額一貧如洗，且不是一可雕之木；你的雕刀在我的估價單裡沒有設置席位。你的惡作劇缺乏幽默感。一付老頑童的天真態，令人與無限憎惡。而刀法如此粗糙，而綫條如此拙劣，拙劣得我寧願去上絞刑。

## 沈甸

一幅冬景令我們傷心得要死。蘇珊希活，明天我要笑。明天有明天的風吹。我知道明天的刀痕更

深，更獸性！老實說我們真的一無所有。你看不見我們的瘦胳膊在風裡攤着？你不知林蔭道已成了歷史書上的辭典？道德教我們說「同情是一種美德」的，我們很不贊同；孤陋寡聞的如前輩，當然不能了解它的意義及其深度的。但我們終于聽從。我們願意憐憫一些，知道一些；因為我們原諒了暴發戶都出身貧寒。

但願所有的刀都鈍掉，都銹掉。



# 祝福青春

憂草

黑暗背着我們，前面閃爍着燈光；我們兩個人，走向明亮的地方。……

那一夜，你可曾忘記？在鄉村的小徑上，我們沉默地走着，頭上沒有月亮，只有滿天星光，閃閃爍爍不知是給我們譏笑，還是在點燃我們的希望？

說到希望，我們曾經懷抱過的，給我帶來了無限辛酸；黑暗中，你一聲的輕笑，或者也是爲了希望翼膀之折斷。

是誰這麼說過：太多的希望，會招引來很多的憂傷。然而，一個心靈希望的破滅，何嘗不是一朵歡樂花兒的凋零。

在黑暗中，我們默默地走着；背後是一片黑暗，前路有閃閃的亮光。

不會因沉默而感到生疏，不會因黑暗而有距離，這裏是我們倆孩提遊玩的土地；一塊石碑，一棵大樹，一池泥地，一道小溪，它們的位置，我們都很熟悉。……而且，你的不幸的遭遇我都知道，我怎樣遭遇到不幸，你也清楚。你不給我安慰，我也不會虛偽地爲你掉淚水，只是我們各自又一次勇敢地站起；你已經爲我，我已經爲你，祝福了青春。……

我們倆都是出生在這偏僻鄉村，以粗野的天性呼喚了山風吹乾童年的幼稚淚水，從無人打理的山草中得到常識。地方是太狹小了，而智識的領域有限，莊嚴的山巒阻擋着文明流水的進入。這樣，當一旦我們有更崇高的理想，更狂熱地追求知識時，即使是再貧窮，也要節省到大都市去。

到都市去！這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幻想，它使我們克服了重重艱難！沒有一絲留戀，沒有一滴淚水，當告別的一刻，是因為我們心裏有所希望。希望能深入知識的領土去發掘，發掘了去傳給更多的人，去建造更美麗的國家。這一股優勁，還不如說是一份天真。

於是，租一間小閣樓，看盡了包租婆的臉色，夜晚太晚不能點燈

，我們燃起比幼指還小的蠟燭讀書，精神要在四邊如雷的打鼾聲中振作。

每次到了月底，袋裡的餘錢一算就出，只好跑到印度人的咖啡攤前，來一杯咖啡烏和一块麵包，讓不能沒有什麼的肚子有一點。

這樣的生活，詩人用詩篇來表現，還說是多姿多采的，然而真正碰着時，卻不是甜與醉的味道。可是，我們沒有怨言，靠了一份山地孩子倔強的性格，住了下去。……

一年過去緊接來了第二年，我們度過第二年跨進第三年，喝咖啡烏和吃麵包也捱到了第三年的盡頭，像羽毛豐滿了的鳥兒飛了出來，走進茫茫的大海，最先看到的是春天來到了的紅紅的賀年咭片。

是春天，是美好的開始。像一個大人了，當我換上長褲。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們也要有真正的生活。年青有崇遠的理想；我們已決定做一块眞金，投入人生熊熊的火爐。先是托朋友同學，最後是自己

份職業就像登天一樣。在烈日下拖着疲乏的脚步，以飢渴的眼光探索報紙的廣告欄，從希望到焦急，從焦急到破滅，日子的流水流去了半年。

這期間，彷彿領悟了世間種種牽連的關係，和都市的虛無。當那個成績老是遠遠跟在我們後頭的胖子同學，靠一份不少的保證金換得一份工作時，我們開始了解，誰是這都市的主宰。

於是有一次，面對一個胖胖的大肚皮，眼睛合成一條細線的徵選者，我有一份眞金已經被溶不斷的自豪。

「你的一切都很適合，我們打算任用你，不知你能交多少保證金？」

我憤怒地想，你們要請我做事，還是要請金錢？於是，我大聲說：「我一分錢都沒有，我有的是青春！」

青春，是多刺激的一個字眼呵！那傢伙大笑起來，我也大笑起來。……

一個長大的孩子，還好意思向家裏伸手麼？雖然咖啡烏配麵包的日子不會好過，爲了青春的驕傲，我們情願再在褲帶上多穿幾個洞，只是日子太沉悶了，連那個海也看得生厭起來。

又過了半年。這樣的日子即使分秒也是難過的，畢竟也過去了！咖啡攤那個印度人，我們竟然光顧到交起朋友來。

「還沒找到工作？」

我們不應，也不搖頭。

「唉！你們讀書人，變成不熟不熟的雞蛋了；高的位置，沒有你們有的機會，低的又不願屈就。……」

「一句話，就說穿我們心坎。那天晚上回到小閣樓，我們默默相對。因為煩悶，桌上一枝殘燭已蒙着灰塵，好久沒有看書了。那一晚，冷冷的月光照進房來，我睜開雙眼躺在床上升思，也聽着你輕輕的聲音，和輕輕的嘆息。」

「半夜，你突然對我說一句我心裏的話：『我們不是讀書人！』」

「這句話，像催歸的鳥聲，催促了我們的歸來。於是生活換上新一頁，從頭來填寫。在這山曲灣曲的道路上，你駕了囉囉車在往回；我呢，我像一隻啄木鳥吧，向着樹幹揮動了閃光的巨斧。」

「你黯黑了，我的胳膊也強健了。這些日子在沉重的工作中度過，再不會有閒愁的嘆息。生活有了意義，我們有更充沛的青春。」

「今晚，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我們正向着不遠的咖啡座走去，想喝一杯啤酒。今晚有美麗的星星，許多眼睛向着我們微笑。不遠處的學校，夜皇班的學生正在唱那首『青春之歌』。」

「歌聲停了，你打破沉默說：『我們青春的歲月，是我們最光輝的時辰！』」

「黑暗中，我緊握着你的手。我們走着走着，走向有燈火的地方！」



# 海洋幻覺詩

金沙

海洋遂命  
天神令光燦而美麗的陽光重新賜予海洋溫暖，

白鷗以精彩的舞姿翩翩飛翔於天際，以示回禮  
穿着莊嚴禮服的燕子羣乃盡情演唱着高音，以示酬答  
藍海的雄渾而壯闊的浪濤，更奏着偉大的交響曲，以示助陣。

呵，萬物均在此刻蠢動，一切皆於此刻昇騰  
希望姍姍駕臨海洋，海洋慢慢由墨黑轉變為蔚藍以至七色  
天際的祥雲輕輕籠蓋着海洋，如慈母撫育着孩兒。

炫麗而豐富的海洋的萬物浩浩落落的生活着。  
充滿無極的和諧。  
激情的藍色海水以優美的姿態輕撫着身姿苗條而柔長的海草。

她彷彿陶醉於海水的殷勤舉止，擺出一個蛇腰  
舞姿誘惑着正要瘋狂的情人。  
銀爛爛的魚在青紅爛然的乳石林裏尋覓七彩的夢，

金藍的神仙魚是厭世者，孤自避躲於純白高潔的珊瑚林中。  
蟻曲於斑點貝殼裏的卑微的海螺亦不甘寂寞的緩步出來欣賞宏大的交響樂，

五百高齡的大海龜更踉踉跄跄的舉着龍鍾的步伐，出來觀視太平盛世。

迷惘的夜遲遲而來，  
瑩白的月影遂悄悄俯臥在動盪的海面上如燦燦

發光的璧玉配帶在美人的胸前。

千萬朵閃爍的銀葉中有名的魔術師的鯨魚以玲瓏的腰技巧妙地湧出一柱噴泉然後紛紛墜落成一海珍珠。

善於運動而急性的飛魚羣亦不願辜負美好時辰  
竟結隊在海面作長途的高欄賽。

而體壇上以長途越野賽跑飲譽的鯊魚羣同樣不甘示弱由東半球競走至西半球，然後再由大西洋賽跑回太平洋。

在遼闊幽邃之處互有特殊的七彩魚與斑點五色的無名魚過着奇異而多姿的生活。

然而正當萬眾歡騰之際威勢烜赫的霧將軍忽然駕臨，向美麗的海洋施予高壓與殘暴，  
使海洋的情懷漸漸冷寞悽愴，於是她的神經系統與血脈的流向紊亂不清。

吼……突來一聲巨響，震懾了靜穆而諧和的美麗的世界——  
紛披四垂的離離宿莽叢中一龐然怪物般的大草魚翻滾着沙土並伸出八隻巨手不表示親善的強奪着微小生命生存的權利，

在他噴洩的叢狀大黑雲之瀾漫與威脅下，棕櫚珊瑚林的枕戈待旦的尖嘴魚與大龍蝦均執着長劍與與荷着短槍猛然衝出從事抗禦  
但弱小者具有的槍劍終究敵不住強大者具有的原子彈狀大黑雲的瘋狂威脅。

於是繁花般美麗的海洋從此混亂污穢不堪。  
（原來這美麗世界亦為強凌弱，眾暴寡之蠻橫社會，甚為遺憾，亦甚為可悲！）

（原來這美麗世界亦為強凌弱，眾暴寡之蠻橫社會，甚為遺憾，亦甚為可悲！）







# 她的煩惱

秋 朗

似英望着她母親，幾次想開口，可是終於又把話吞回。

她蹙着眉梢，心裏煩悶地瞧着她母親疊着腿，雙手握着早報，眼睛睜得大大的在讀賽馬專欄。這中年女人像一個稚齡的小孩，對賽馬那樣的津津有味，似英厭棄的想：「她真幼稚和無聊，假使她不是我的媽咪……」

一個聲音隨即在心底響應：「妳爲什麼這樣想呢？妳爲什麼這樣討厭妳的母親呢？妳是個不孝的女兒！」

她的臉一陣羞赧。她轉了一下身子，雙手按在窗櫺上，漫無目的地又在望窗外早晨的景緻！柔和的朝陽像一幅金色的羽衣輕輕的披在綠草如茵的草坪上；草尖上，還可以見到朝露在閃閃的發光！

「阿香，阿香！」王太太放下了報紙，擡起頭來瞥了一下似英，放响喉嚨便叫佣人。

「什麼事？太太！」佣人阿香抹着雙手，趕着出來。

「馬上替我打個電話給李少奶，問她打牌去嗎？」

阿香走到電話機旁，撥了一個號碼：「李少奶在嗎？她剛出去麼？哦！」

「太太，她出去了！」阿香說。

王太太漫然應了一聲。接着又拿起報紙，翻到電影版，心想看看那裏有好片子。可是，她發覺大部份片子都看過了，幾間戲院的半夜場也都

不合胃口，掃興之餘，她把報紙拋在一邊，順手點上一根香煙！

似英仍然愁着臉望窗外的景物。她想朋友們、同學們都趁假期結隊遊玩去了，自己却躲在家裏像失了自由的人，讓靈魂受到羈束，讓心靈爲苦悶所磨折！

她明白爲何沒有朋友來邀她去玩，因爲有一次一個要好的男友因來邀她而被她父母奚落了一番之後，人家都知道她父母的爲人了，似乎再也沒有人願意冒這「險」！

想到這男友，她心中有一份甜蜜，也有一份難過。她已經十九歲了，却還沒有一個合意的男朋友。自從她認識了人俊，人家都說她與他戀愛了。她覺得他也不壞，私心暗喜。

「可是，可恨的父母把他嚇跑了！」她憤憤的想。

「阿英，妳有什麼心事啊？」王太太噴了一口煙，忽然漫不經心的問。

似英怔了怔。回頭望了她母親一眼。

「是不是沒有零用錢了？哪，這裏有五十塊給妳這禮拜的零用！」王太太打開手提袋，數了五張的紅鈔票。

「我不要錢，我還有呢！」似英淡淡的回答。

王太太迷惑的望住她好一陣，把鈔票放了回去。她覺得以她的年紀居然還不能摸透一顆少女的心！也許這是落伍的特徵吧？「果真是落伍了

嗎？」她不安的想。

她環視自身，白玉的耳環，鑽石的項鍊，手鐲、戒指和衣料款式，甚至手提袋和鞋樣樣都是最貴重、最時髦的，難道這還算是落伍嗎？

「媽咪……」似英蹙着眉頭，輕喚着。

「嗯？」王太太從沉思中醒悟過來，她懷疑地瞧着似英，正想說話，門鈴突然响了，阿香跑出去開了園門，一輛車便駛進門前的草坪來了。

「啊，李少奶！」王太太站起來，迎接着去。

似英仍舊悶聲不响的坐在窗畔。這妖聲怪氣的女人又來了！她輕蔑地想，頭也不回去一看。

這妖冶的女人，這放浪的女人……

「哈囉，米塞士王！閒着沒出去玩嗎？啊呀，米塞士張、林都溜去玩，害我打牌也拉不到脚！妳想想啊，這日子怎麼過？」李少奶把手提袋往長沙發上一拋，自己退跌在沙發上，蹣跚起脚

幌着，幌着！

「唉，日子真的難過，真的難過！」王太太同情地附和着，一邊看看李少奶濃抹厚塗的臉孔。

似英鄙夷地嗽起嘴，支頤伏在窗櫺上。「無聊，無聊！你們也會嚷着日子難過……爲什麼不對她說，菁菁約我去她住的A城玩……我的生活何曾不苦悶？」她感到一線欣喜，掉頭向她母親望去！

「呀，李少奶，妳何時電了這麼一個新髮型？很時髦哩，而且美觀迷人！」王太太只顧注視

李少奶的髮型。

「啊，是嗎？電了有三天了！這是新的雷達型，妳何不去試試日本型？」

「今天報上好像有一則新聞，說一個叫什麼的日本電髮專家來到本埠呢！」

「哦，我讀過了，是叫中原三郎的，在『飛蝶』公開表演，要不現在就去修飾一個！我覺得這髮型好像不太好，再去試一個別的！」

「好，現在就去！不過下午還要賭馬去呢？」

「媽咪！等等……善善寫信叫我去她的家住一星期，我想去……」似英連忙自窗邊跑來，攔住正要出去的王太太，吞吞吐吐的說。

「是男的，還是女的？」王太太停下來問。

「當然是女的呀！」

「嘿，男的又有什麼關係呢！密士王也不小了，正應該交一兩個男友哩！嘻嘻，妳的思想不會落伍嗎，密塞士王？」李少奶回過頭來，媚然微笑着。

「這不是落伍，妳不知道現在的男孩子多可怕？譬如上次的那個——王太太有些不高興，因為她不願別人當面直接地或間接地說她為『落伍者』！」

「嘻嘻，算了，算了！密士王，妳也就住在這裏好了，媽咪是為妳好的！噢，妳的頭髮為什麼不電一電呢？要不，我們一齊去？」密塞士王，妳也真是的，何不帶她一齊去？她一個人怪苦悶的，我知道；帶她去玩玩嗎，看看世面嗎？好像夜總會，『新寶大』呀！妳瞧，她多消瘦？不過打扮起來一定很美的，嘻嘻！」

「要去不？不去就留在家裏好了，什麼金銀也別去了！李少奶，我的女兒真難應付，我真猜不透這小鬼頭一天到晚在想什麼……」

似英怒冲冲的一轉身，朝樓梯跑去。兵兵兵的一陣响聲後，她跑進了自己房裏，滿懷憤怒的便伏在床上，可是却沒哭起來！「可恨的母親

，討厭的女人！奢侈，浪費，醜惡！……」她忿忿的暗咒着！

良久，她的怨氣漸漸消平了。她張耳細聽樓下的動靜，靜悄悄的，知道她們都已出去了。

她從床上坐了起來，呆呆的望着窗外的低枝。微風把一片綠葉吹落了，她忽然感到一種悲傷的意味。她敏感的懷想着，自己也終有一天會像這葉子無聲息的躺下……

「別悲傷了，年紀青青的！」那裏來的男性聲音？

呵！那是人俊。她想起來了去年的九月時候人俊在校門外等她，於是放學後他們便悄悄的遊了一會植物園。枯零的黃葉在陣陣風吹拂下，紛紛飄落在他們面前的小路上，多感的她見了不免皺起眉梢，臉上隱隱約約的流露着哀涼！

「初戀？那該是初戀吧？」她的嘴邊浮現了一絲苦笑。多淒涼的初戀呢？她想。自被媽咪和爹地惡言轟走後，人俊便沒再與她來往了，於是那份友情也就這樣靜悄悄的斷去了！

她嘆息着走到靠窗的小桌旁，找出了一疊信紙和筆，便坐下給善善寫信了。善善是她頂要好的朋友，可是她能够瞭解自己的苦衷嗎？她能相信自已有一個很愛趣風附時而又那麼古董的母親嗎？

寫完了信，似英溜了出來。她漫無目的的溜躑，不知不覺的竟走到植物園來了。去年九月的記憶又回到她腦海裏，人俊的影子彷彿在眼前跳動！

突然她感到一陣冷，抬頭望天空，原來烏雲已經密集，微雨也開始落下。這善變的熱帶氣候又要把滂沱大雨帶到這島上了！似英發急的向着一個涼亭跑去，可是還不到一半，傾盆似的大雨已打在她身上了！

她感到一陣冷襲透她全身，四肢已經在發顫；嘴唇也變紫！她雙手環抱在胸前，想藉此取點暖，可是仍敵不過全身劇烈的寒顫！

她覺得她會由此而凍僵，她會躺在這裏而無聲死去……

可是，幸虧雨一會便停落了，天空又復現出一片晴朗的蔚藍，朵朵白雲飄盪，陣陣微風吹送！

似英急匆匆的跑回家，換了衣服便上床用大被蓋着，然而她依然覺得冷，四肢有些麻木。當她從迷迷糊糊中醒來時，她發現阿香捧着飯推門進來。她把東西放下，抬起頭來說：

「小姐吃飯了！——啊，妳！妳的臉怎麼這樣紅？」

似英也覺得有異！她用手摸了摸臉額，幾乎本能地迅速縮回來！多燙手啊！她知道她生病了，於是反而安心的睡回被裏。

她想她會由此而無聲的死去，無聲的離開多難的人世……這思想使她感到安心！很奇異的思想，連她也不懂！

她感到一陣冷又一陣熱。「這是寒熱病，是瘧疾，是……也許我會就此而死！她想，就此無聲地死去！」她想。

「小姐，妳生病了！我叫田醫生來吧？」阿香說。

「不要叫了，一點點小毛病！媽咪呢？」

「她還沒有回來，我去叫田醫生來吧？」

「阿香，妳替我把爹地房裏的那瓶安眠藥拿來，我吃了要睡！」她說；接着想：「永遠的安睡，永遠不見媽媽了，反正她都不疼我！誰叫她疼我呢？誰叫她一點也不關懷我……」

阿香把藥瓶拿來了，疑惑的瞧着她。

「沒事了，妳快到樓下去！」似英說。心裡想：「媽媽啊，妳再也見不到我了，我的靈魂將離我而去，向那渺茫的無憂無慮的淨界……」

她打開藥瓶，一粒一粒的吞着。窗外的低枝上，一片綠葉在風裏不停地幌着，幌着……

# 父

# 親

# 的

# 糞

# 籃

張兆

如果拿現在我們的生活，和我父親那一代來相比，那真的非要「遭雷打」不可。「遭雷打」是父親看到我們浪費什麼東西時的詛咒話。譬如說，我們孩子們吃饅頭不小心把麵包屑掉在了地上，而你又大不肯去撿起來放進口裡時，他就要大發脾氣了：「那麼大的『饅花』你都不捨起來吃，像這樣糟糧糧食，不怕『遭雷打』嗎？」

這時候，你得趕快在灰塵中把「饅花」（麵包屑）找尋出來，對着它吹上幾口，好把灰塵吹去，然後乖乖地放進口裡。即使那些麪包屑中帶有沙子，你也得硬硬頸子嚥下肚去。「遭雷打」雖然不能十分相信；父親的「巴掌」却是隨時可以飛到腦袋上來的。

除了三餐之外，你想吃點零食，那可別想。僅僅在過什麼節日、或者村上唱大戲、趕集會的大日子，鄉間才有零食的攤子。那些攤子也不過是賣些最劣等的糖果，或者是牛肉湯、羊肉湯等一類的糖子。那些糖果吃起來有如嚼鐵一般，硬得可以折斷牙齒，却没有甜味。有些糖果是兩頭帶尖的，一不小心，嘴皮就會被戳得流血不止。可是那些牛肉羊肉的湯檔，至今想來，仍令我垂涎三尺。煮羊肉牛肉的大鍋

，差不多比我們現在屋頂上的大水桶還要大；熊熊烈火在鍋下燃燒着，鍋內的熱氣四散冒出來——僅僅聞到那股強烈的腥味，就會令你駐足不前了。不過，我們也只是「聞聞」味道罷了，真正吃的機會并不多。我的母親會經常着我們的面，有好幾次罵父親是「吝嗇的老頭子」，說他死了連半文也帶不進棺材去。可是父親撚着白鬍子笑了笑，却仍然不肯拿出半文錢來。

夏天，偶然也有賣杏子的打從門前經過。賣杏子的人也知道鄉下人捨不得用錢買杏，他們從不會喊什麼「杏子多少錢一斤」的話，只是挨着一家家門口，高聲喊着：「雞蛋換杏！」「雞蛋換杏！」一直把軟心腸的主婦喊出來為止。我小時候吃的杏子都是母親偷偷地用雞蛋去換來的。還有一些賣膠皮糖的小販，他們知道鄉下人連雞蛋也不肯輕易拿出，便想出來「頭蛋換糖」，「廢鐵換糖」的辦法。有半個拳頭大小的一捲女人頭髮，可以換一個吹漲的糖人；一塊廢鐵廢銅，可以換一個糖做的豬八戒或孫悟空。我家裡面有不少的廢鐵廢銅，但這都是父親不知積了多少年才積存下來的，我不敢明目張胆的拿去換糖吃。不過，母親和姐姐們梳

下來的頭髮，我就可以很公開地拿去換東西。母親每逢梳頭時，就把脫落下來的頭髮束在一起，等待有糖販來時就交給她，這不啻是我的一部份財產。後來，我乾脆把我姐姐和嫂嫂的頭髮也都收集了起來。至於糖販們要那些散髮的頭髮有什麼用處，至今我尚弄不清楚。

在我們鄉下，簡直沒有一樣東西是沒有價值的廢物，一束頭髮，一片木材，一把穀糠也有它的用場。不像馬來亞這裡一樣，如山堆的穀糠無法拋棄，只好用火焚化。我現在辦公室的對面，是一家規模不小的米較廠，那些穀糠堆得像幾座小丘一樣。也許是工廠實在沒有辦法運出去，便點了一把火，讓它自行焚燒，我在這裡住了三年，穀糠也就連續着燒了三年。因為我是從鄉間長大的人，每次看到這些焚燒的穀糠小丘時，就免不了心痛。假如是在我們家鄉，這些穀糠該有多麼大的用處吧！把穀糠磨碎，可以餵豬；和泥土和在一起，可以築牆；冬天時可以放在火盆內，讓它慢慢自行燃燒，就是上好的暖氣爐——冬天洗衣後的濕衣服，都是用這種火爐薰乾的；再不然，就把穀糠滲在泥土中，讓它發熱發酵，變為肥料。可是，在這裡居然要把這麼

有用的東西全部燒掉！假如我父親今天還活着，讓他親眼看到這類事情時，真不知他老人家要詛咒多少遍「遭雷打」了！

每天早晨，不論冬天夏天，他老人家一定是在五點鐘左右，鷄唱第三遍的時候起床。那時候天色還是黑濛濛的，他就一個人背着門口的糞籃，出了寨門，沿着大道走去。他不是出去呼吸新鮮空氣，也不是為了散步，而是出去專門「拾糞」的。大道是牛馬行走的必經道路，沿途有不少牛馬的糞便。父親一手提籃，一手拿着一把用竹子編成的一糞叉子，遇到糞便，就用糞叉子把糞便拾到糞籃中。大約八點鐘左右他回家吃早點時，糞籃就已經裝得高高地「滿載而歸」。鄉下人從沒有把牛羊糞便當作骯髒東西的習慣，我們一邊吃着早飯，一邊欣賞着父親的糞籃，那些糞便尚自冒着熱氣，我們大家却熟視無睹。糞便——無論牛糞馬糞，在缺乏肥料的鄉下，是十分珍貴的東西。每年有三百六十天，我的父親可以拾到三百六十籃糞便，怪不得我父親耕種出來的田地，莊稼是那麼地鬱綠茂盛。我們村上有幾位老先生，比我父親起床更早，拾的糞也更多，他們的莊稼當然也就更為豐收。

最好的糞便，當然是人糞。廣東人有句俗話說：「肥水不落別人田」，可見農人們重視糞便，在南方和北方都是一樣的。如果單單依靠自己一家人的糞便，當然不够使

用。于是，比較肯用腦子像我父親一般的農人們，就不得不想出一「義務廁所」的花樣以招收糞便。例如在行人大道旁邊，義務地蓋一座廁所，廁所內尚有圓滑的土塊以代替草紙，這也可以說是農人們的一種副業。我家就有五六座這樣的義務廁所。

除了這樣的廁所，還得利用麥草或割取野草來作肥料。這項工作十分艱辛，先把田裡的泥土用車子運回來，放一層草，加一層泥。這樣一連放了十幾層，讓它自行發熱，自行腐朽，這樣的泥土就變為肥料。然後再運出去一塊一塊地撒到田裡。

我的父親固然是克苦成家，其他左鄰右舍也是這個樣子。小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們，從沒有什麼零錢使用，父母親當然自己也不肯輕易花去一分一文。不過，真的要他們拿出錢來的時候，他們却是當仁不讓。大概是一九二二年，離我們村子十多里沿河的區域，忽然漲了大水，許多人家無家可歸，飢寒交迫，向以吝嗇著名的我的父親，居然自動捐出我們家所積有的將近萬斤的麥子，招募村人送去賑災。村人們自告奮勇，挑的挑，背的背，馱的馱，連半分運費也不收，連夜送到水災的地區。後來，不知給誰報告到當時的北洋政府，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送了一個匾額給我的父親，匾上題着「任郵可風」四個斗大的金字。現在，這塊匾額仍掛在我們大廳的屋簷下面。

## 劫後

林方

地球以堅毅的半弧頂着太陽蹂躪的步伐，絨金裾裾的誘引劫後，殘柱探穹蒼以無告細菌的盛宴裏，夏娃的錯誤被光榮朗誦無人思及，稻米要開在沃土上招引歡笑一隻蝸牛昂首過去了，以狐步情人哪！一焰火的精靈是一朵玫瑰的苞蕾？在離落者眼中，發揮羨籬的魅力

在那恐怖的石上  
滅於青苔，普洛米修斯的青白  
鷹嘴上掛着殷紅的血液，夜的精神  
而宙斯正扶正皇冠上輝煌的寶石  
而縱火者蒼白的臉龐  
收集復沁出，衆神之神的榮耀

廣告着羿射九日憤怒的瞳孔滿佈血絲  
舉約書亞握自由的號角爆現堅韌之青筋的手  
向禁錮於獨裁的羅苦裏的繆斯的靈光祝福吧  
兄弟們！在熊熊的烈焰裏我們要扭斷專制者  
的脊椎

## 期待

山芭仔

當黃昏徐徐地拉下輕灰色的面紗。  
我期待着你的到來。  
我躺在床上側耳輕聽，  
你的腳步聲。

隔着窗外的車聲，屋內的音樂，  
我盡力辨別出你的腳步。  
我聽到樓梯盤的發響，  
那可不是你的腳步聲。

你的脚步就輕如風，  
當它踏過汪洋大海；  
你的脚步輕如落葉，  
突然出現，給我個喜悅的驚奇。

如今時開生了水痘，  
燒熱得細細地呻吟，  
蝸牛屋上加了鐵量，  
他忘了責任一步不前。

我期待你的到來，  
把時間推動向前，  
而吻去我頭顱的烤熱。  
最少，請步入我不寧的夢中。

哦，憂鬱！

綠穗

哦，憂鬱，你和我同居，  
在這苦悶的斗室裏。  
當漆黑的夜輕輕駕臨，  
啊，痛苦便嚼食我的心。  
失却了蓬勃的朝氣，  
我喜愛蹣跚于凌晨的湖濱，  
快活的歡笑，美妙的歌聲，  
遂從此與我遠遠而離。

我突然領悟了一個真理，  
當石子擊碎湖面的瞬息。  
復活啦，死去的心靈，  
隨着湖面歸于平寂。

哦，憂鬱，請你遠去呀，  
些微的打擊，些微的不平，  
我知道，已不能把意志阻停，  
希望之火會燃自深深的心。



# 大人小事

易草舒

已經近三個月不下雨了。馬來亞下半年的氣溫在九十度以上是常事。平地上難以找到少許旱季的水份，這會使人們懷疑以往本有的水到什麼地方去，郊外泥裏的最後一滴水份也蒸發乾了，土壤晒烈的只有冒出土氣！

午後一點鐘的炎陽以九十三度的熱量侵擊着大地。在交通島上一個穿着不易散熱的制服的警察，不耐煩地站着。本來，若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大可走到屋簷下避暑，可是服務條例不允許他這麼做，他左手托着身後的警棍，右手擎着手巾在抹頂間的酸汗；在這大熱天裡，可以蒸發的也許就是這麼一點點了！太陽的輻射和街道大廈反照的強光使人眩目，他雖皺着眉頭，可是他的目光還能很清楚地注意到交通島四周車輛的動靜。這時候，他希望有一輛汽車或單車不在白線上停歇而直接衝過來，或是一輛沒掛學駛牌的電單車飛駛而過；他便可以一下子把他們擋住，抽出左袋裡的小簿子，把他們的車牌號及身份証記下來，於是，他便可以得到暫時的休息，也許因此可以昇級！

可是他失望了，他所注意的幾個路口，有時甚至有三十分鐘以上的時間是平靜的，這種情形便像黃灯孤照的夜衢那麼幽寂，他緩緩地移動腳步，用以打破寂寞。

這警察從街的這一邊走到那一邊，他埋怨今日被派站崗，要是在晚上，他一定穿着長警褲，站到最幽暗的街角，那一定有機會捉到一個沒有燈光或是載人的單車，於是他渴望着明天晚上的

守崗。

「警察先生！請你把這個孩子帶到警局裡去吧！」一個中年人牽着一個約三歲的小孩在他後面這麼說，他感應地轉過身；那小孩滿身污泥，衣服鈎破了幾個孔，右眼角還有個流着血的傷痕，一手被那中年人拉的高高的，一手擦着紅腫的淚眼哽咽抽泣。身上還冒出腥臭的水溝氣味。

「我是在店舖門口看到他的，不知道是誰家的孩子，我只能把他帶來給你，也許你們做警察的有其他方法！」中年人說。

「你爲什麼把這麼骯髒的野孩子交給我，城市裡那會有這麼骯髒的小孩。我相信你是知道警局在那兒的。這一段街只有我一個人站崗。」警察皺着眉宇滿不高興地說。

「我店舖子裡要幹活，這是你們警察的責任呀！」

「我們對這樣的野孩子是沒有責任的，我相信警局對這麼骯髒的小童是不管的，而這麼小的孩子事實上也不適合到警局去，孤兒院也許比較合適。爲什麼要管他，而警察這麼多，你爲什麼偏偏交給我？」

「我是看他可憐才帶過來給你。我十分明白這種事是你們警察的責任，除非你否認你是警察！」中年人氣憤地說。

「要是你同情他，便把他帶到托兒所去吧！不方便的話，可以叫別人送去，我是不能隨便離開崗位的，要是警長知道了，誰給我說話？」說着，他看了小孩一眼。「爲什麼生了孩子而不自

己照顧呢？這些人都不喜歡遵守法律，他們的錢太多吧！你就把他帶走，等我要他的父母來罰款！」

中年人滿不高興地準備要離開。這時另一個警察正走過來，他久久地看着小孩，說：「陸目，這小孩很像警長的孩子，我好像見過他。」

陸目突覺緊張，一陣恐懼壓着他的胸口，於是他搶前兩步，擋着那中年人，對小孩子作一次仔細端詳，警長的孩子怎麼會落成這樣子，人家是有汽車洋房的呀！他越想越不像，他根本沒有看過警長的孩子，於是他說：「這很難想像，這是近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警長的孩子不會這麼骯髒的，這對他可是莫大侮辱，你拿得準嗎？」

那警察再看清楚那孩子，他不敢定，一直在作苦苦的回憶，因爲他總覺得在他腦中有一個印象，一時很難記起，可是在眉宇間表露出的，陸目却看出是沒有把握的表情，說：「是嗎！不會的，相像的人多着呢，我早就料想他不可能是警長的孩子，像這樣的孩子是沒有人要的，腦袋一定不健全，長大了不會有用的。你不能隨口說，這對你是沒有好處的。喂！把他帶走吧！」

「呀！對了！」那個苦思的警察突然大喊道，「是的，他是警長的孩子，我沒有弄錯，那一次在警長家的宴會上，我看到他！」

「拿得準嗎？」

「沒有錯！」

陸目又一次的恐懼，這次却帶有肉疚，於是他蹲下身，撫摸着孩子的頭髮，「可憐的孩子，他本該是多麼可愛的。」他看見那中年人還沒有走，接着說：「現在我可以送他回去，這位先生願意暫代我的崗位，謝謝你！」那中年人點了一點頭，疑惑地走了。

他把孩子身上的污泥撲掉，然後抽出一條他的妻子熨了二次和帶有香水味的手巾，揩抹着孩子的傷口、臉部、身體，手脚以及腳底。

「這孩子真了不起，走了這麼遠的路。一定

餓了。」陸目看一看那孩子。「警長也有點；有點太大意了。不過他總是對的，他的工作太忙了。現在我送他回去！」最後一句話，他是對那一個微笑的警察講的。

他抱着孩子走了很遠的路，項間的汗珠，許多都鑽進衣服裡頭去，他都不在乎。終於他在警長的石級上門前拉着門鈴。一個女僕把大門打開了，門前那個衛士和女僕都看着那小孩。

「警長在家嗎？」

「在午睡。」

「請他起身吧！說有重要事情找他。」

女僕遲疑胆怯地輕輕拉了兩下警長的臥房門鈴，過後他再拉兩下，十秒鐘後又兩下，於是房裡有聲響了，女僕向陸目點了一個頭，隨後便到後面去了。

陸目等了二十分鐘，房門才移動了，一股清心的冷氣傳了出來，接着才是警長，他披着睡衣，眼睛赤紅，上眼皮無力把眼珠支撐開來，只露了一小縫，加上受着熱光的直射，使他皺着眼睛，要不是他的眼紅了，的確看不出他是看見外物的。他左脚拖錯了右脚的拖鞋。

「警長，你的孩子在路上摔倒，我把他送來！」陸目恭敬地說。

「啊！怎麼會的！我太太真不行！現在在那兒？」警長很緊張。

「在這，就是他！」陸目帶着報功的情態把孩子送上去。

警長睜大了雙目，看了小孩後便瞪着陸目，憤怒地叫着：「你簡直胡說八道，把那家的野種抱到我家來，我那會有這樣的孩子，快抱出去，我的女傭是一個星期刷一次地板的！」

「怎麼？他不是你的孩子？」陸目退了一步，說。

「誰告訴你的，你的眼沒生錯地方吧！這樣的孩子怎配出在我們這種家庭，凡是警官都不會這樣的孩子。你是什麼時候調到這兒來的？你

警訓不夠，觀察力不強，我還要考你！」

陸目一陣極寒，全身發冷，心內有一種莫名的恐怖；他似乎犯了滔天大罪，幾乎是無法挽回的，他低垂着頭。這種罪罰不能全由他一個人負責，他也不願意自己担，這樣的努力也將全化為無感，往後什麼都完了，以前的努力也將全化為無，他希望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卸給他人。

「警長，真對不起，我本來就不相信他是你的孩子。」他仰了一眼，完全不相信。「這是林百東那個警察說的，他說是你的孩子，要我一定送回來，沒辦法，我只好依從他！」

「我了解他。也許是他，不過我並不知怪你的！」林百東是警長的堂侄，這陸目一點也不知。

這時，屋外傳來煞車聲，接着推進門來的是警長夫人，帶着一個孩子。她本以為丈夫在辦公事，很想直往內室裏走，但那可憐的孩子却吸引了她的視線——她的家從沒有過別人的孩子來的。當她一經端詳，便意外地喊道：「啊呀！這孩子怎麼搞的呀！」她跑過去抱那孩子。「可憐哪！上尉的孩子怎麼會弄到這樣呢？」

「什麼，你說他是上尉的孩子？」她丈夫驚訝地大聲問。

「是的，他是上尉的孩子，我抱過他！」

「是真的？」

「誰騙你，你搞什麼鬼！還不送他回去？」警長有點驚惶，那竟是上尉的孩子，這令他頭腦不安，前後踱着亂步，等到陸目說：「警長，要不要我送他回去？」他才鎮定下來，頭腦才能自己控制。他沒有回話，走進臥房片刻，待他便出來才這麼說：「你還要站崗，這孩子由我送去是，慢一點讓他回去不要緊的，我要給上尉虛驚一陣，他太得意了！」

「那麼，警長我走了！」

「不用這麼急，天氣太熱了，這對人體很不利。你就休息一回吧！如果願意再喝一杯茶，半

個鐘頭的時間是不會影响到認真工作的人的。像我們這個馬來亞，氣候本來不應該這麼熱的！」

「不用了，我得去了！」他右手在右眉梢間一比，雙腳在地面大力頓了個巨響。他這麼一轉身便走了。

陸目走後，警長對太太說：「你把他帶到後面洗個澡，眼角敷上藥，衣服破了，回頭到街上買一套衣服，要好的，順便找一雙合穿的鞋子，我換了衣服馬上送他回去，快一點！」

他太太匆匆帶了孩子到後面去，而他現在精神煥發，睡神早被驅逐走了。他解開睡衣走進臥室，房門閉上後，外面還留着一股冷氣，這股冷氣的確比室外的氣溫涼爽得多。

## 深夜行

林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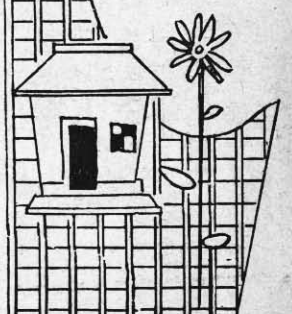
陪你漫步到夜深冷落，  
林開古剎唯有一片悄悄，  
寂寞佔去了一切但只剩你我，  
一陣低語換來一串輕笑。

明燦熱鬧的樓台院落，  
如今沒有歌舞也沒有樂籥，  
河水悠悠留不住紅顏絕色，  
人去船空而堤岸上遂蕭條。  
你笑我年青時便如此憂鬱，  
說奔馬不能永遠縛住蹄腳；  
開向果園的窗並不只有燈暈，  
明朝你來了，我引進陽光照耀！



# 陽光

魯莽



濃綠的葉隙間瀉漏下的點點金色的陽光像無數顆閃閃的點點靈的小眼睛，那麼嬌媚、撒野、活潑而又表現得那麼親切的儘在我的肩膀上跳盪，在我的週際舞踊，擠眉弄眼的告訴我一個綺麗的佳訊：燦爛的陽光驕傲的敲開了乍晴的窄門。

像渴慕於前方一個溢滿誘惑的招引，沒有望塵，也沒有牽曳，以堅毅的脚步蹂躪着鬆軟濡濕的泥沙，我稔熟的朝着這節瀕近爛泥河的蜿蜒的小泥徑走去。雖然我沒有那份自詡的狂妄，誇說這節走過許多尋覓陽光的人，由許多矯健的步伐經年累月的踐踏出來的泥徑會填滿我纖弱的腳印，泥徑上的每一粒沙每一片都埋藏着我的青春，我的年華和我的生命；但這裡的一切確實全對我懷着一種親熱的情意，不管是一支卑微的野草，一朵單純的小花，一根像虬龍盤踞的根鬚，或者是一片綠茸茸的苔蘚，它們都能準確的辨認我輕細的登音，親暱的展露笑容向我點頭；連草坪上的小蚱蜢也鼓振羽翼歡欣的蹣跚，正如一

個委身於「芭蕾」領域裡的女孩子愜意的炫耀她輕盈的舞姿。對於這一群酷愛陽光的子民，我怎麼會忽略它們所獻予我的盛情呢？尤其是攀纏在疏朗的矮籬上的牽牛籐更熱誠的掙起支支藍而且紫的小喇叭，彷彿是要指向青空，指向某一個未可預卜的地點，高奏雄壯渾厚的進行曲。

請聽聽樹梢葉叢間的清越的鳥聲吧，巍然矗立在河堤上的傲岸的大雨樹好像不願辜負陽光的駕臨，高高地舉起無數粗壯堅強的胳膊擎向寬遠的藍天，剛毅的托住了綠雲般的葉幕，慈祥的供來自各個角落的鳥雀集聚在枝梢作暫短的棲息，嘹亮的參加歡樂的陽光歌唱會，嘹亮喧鬧的爭報晴朗的訊息；一片婉轉和諧的韻律節奏，美妙的融和了麻雀短促的啾啾，白頭翁詼諧的對白，畫眉清脆的急轉，喜鵲饒舌的啼唱……牠們都滿腔虔誠的掌握自己獨特的音調高聲播揚，互相傾訴蘊藏在靈魂深處的絮語，赤裸的萬寄胸懷偉大的抱負與凌霄之志，

歌讚生命永恆的光輝，誰說這些聰慧的羽族不是一種屬於晴天的美麗豐富的點綴呢？

在我淳樸的想像中，赤道的陽光是最晶亮最熱情的，當晨靄散清，驕陽彷彿有意証明它強大的光芒和熱力，威嚴而慷慨的以白燦燦的金輝傾注在廣袤豐腴的土地上，吻遍每一個幸福繁榮的城隅，給萬物以生命的裝飾，試問在這遼闊詭譎的塵寰裡，還有甚麼可與陽光比擬的呢？然而誰會想到在那樓宇林立、孕育着虛偽的物質文明的都市裡，不僅暗啞貧瘠的土地成爲人類掠奪的鵝標，即連一抹蒼白疲弱的陽光也如同陳列在堂皇的櫥窗裡的商品，被聰明絕頂的人們標榜着高昂的價格，一寸一分的分割宰割，以金錢作爲衡量和交換的條件，我想這也許就是一種所謂文明的象徵吧？而我更沒有料想到這平凡的生活插曲，居然突兀得不可思議的闖進這喧騰的都城的時候，我怎能忘懷這鏤刻在心園裡的記憶呢？

像一片蕩漾在茫茫的港灣裡的斷梗的浮萍，揚手揮別樸素的鄉村，瀕躋於騰沸的人海，我恐惶的在這喧囂的都門邊緣停下來了；帶着一種生怯的歡欣，我輕輕的叩詢一扇張貼着「有房出租」的紅標貼的樓門，冀期於密密麻麻的新舊樓閣上能分到一枝棲，以兌現我的實際的夢囈：我終要活下去的，終要有一個暫時的窠巢藏息的。

我清晰的記得，待租的僅是餘的兩棟似蜂巢般的狹隘的小房子，空空洞洞的彷彿正期待一個需它庇蔭的人，賡續的扮演另一個歡樂的或感悲的故事。——靠近樓梯口的一間是昏暗的中房，委瑣的擠迫在房間與房間的陣列裡，黯綠色的牆壁沾染着許多礙眼的污點，但沒有一個與外界相通的窗子，甚至連一個可以透露些光線的洞眼也看不到，薄薄的一扇木扉扇閉着一室的陰沉鬱悶；毗鄰廚房的是一間偏僻的尾房，斑剝的磚牆滑稽的深嵌着一個高大寬敞的木窗，幾片恰如風暴刮裂的芭蕉葉似的窗帘醜陋的掩

翳在窗上——這是那冷漠的空閒中屬於輝耀的僅有點綴，如同眼睛矯飾我貧瘠生命的光彩。

「請問房租怎樣計算呢？」我狂喜的凝望着那個跟房士不相稱的木窗，疑惑的叩問。

「我可不清楚你到底是指那一間？」房東太太和諷的摺起一朵阿諛的微笑，慢慢斯理的說：「中房每個月三十塊，如果是尾房——尾房就算四十塊吧！」

「甚麼？」我幾乎驚叫起來：「尾房比中房小，為甚麼租金方面相差得這麼遠，該沒有這個道理吧？」

「沒有道理？」房東太太得意的揚眉道：「你應該看得很清楚了：尾房有一口寬敞的大窗，空氣通爽流暢，光綫明亮充足，陽光溫煦燦爛，這一些都是中房所缺乏的好處。你儘管放心吧，我當了十來年的包租，敢担保從沒有教房客們多花一箇冤枉錢的。」

「好吧，四十塊就四十塊，我要這間尾房。」我堅決的說。憑持一時情感的激動，抱住一個鞏固的意念，我乃毫不猶疑的以每個月多付十塊錢的代價，忍痛的擁有那個隔着柵欄的窗子和那抹疲憊微弱的斜陽，全然沒有顧慮到自己所需要捐獻的能力的沉重。

我倒沒有懊悔的意思，雖然在那萬物都厭厭欲睡的乾燥煩悶的日子裡，火紅的太陽熱烘烘的蓋在頭頂上，毒辣的熱浪沒有忌的在週遭的空間燃燒，窒逼得我厭膩於太

多的晴朗而暴躁的喊出一些悲憤的辭句，甚至在每個深沉的夜闌裡，揚頭看見那個環圍着皓月浮漾在天際的大風暈，我也會不由自主的詛咒着：「真够可惡，明天又是一個大晴天！」但對於明媚的陽光，我單純的感覺始終像向日葵古的崇拜與謳歌它的仁慈一樣，在它應該降臨而沒有降臨的時刻，我立即感到生命的萎縮倦怠，臉上籠罩着沉重的憂鬱；尤其是當時間細碎的聲音莽撞的闖進十一月的柵門，結起陰翳的愁臉的天忽斷忽續的哭泣着，倉卒的宣告東海岸露雨浮羣的揭

藥，整個人就彷彿沉澱在水滴的世界裡，飽和着淒涼的淒清的情調，連這點冰涼的雨絲帶來的喜悅也沖淡得宛如一張白紙了，更何況是困在一間沒有窗子、沒有陽光的房裡，我毫不深恐自己的視覺會遲鈍，我的思想會呆滯，如同生活在深坑泥淖裡的魚蝦，漸漸地習慣於黑暗，而永生不知道外面還有一個錦繡樣的遼闊的大地麼？」

如今，為着尋求更多閃爍的陽光以充實淹藏在心靈裏的空虛，我厭倦的蹣跚覓覓虹燈影嬌嬈的蠱惑，輾轉的搬遷到這不為人們注意的簡陋撲質的工人宿舍區來了。我開始感到生命的轉捩，貪婪的接受了陽光賦予我的穎慧；我也漸漸地慣悟那些白髮如銀的印度人為甚麼常孤獨的躡着自己短小的影子佇立在酷烈的陽光下，像一個被人遺忘的白癡默默地膜拜太陽的虔誠心意了。

我一向喜歡迎着明亮的陽光和

黃潤岳著

# 黃金時代

本書為黃氏之自傳，寫來親切動人，趣味盎然。作者之文筆秀麗、流暢，實屬難能可貴。

馬來亞圖書公司出版  
每冊一元 不日出版

沁涼清新的氣息在新居窗外的羊腸小徑上踱步，這裡沒有名山勝水，沒有奇花異草，只一條混濁的爛泥河替它舖上一道明潔的邊緣，一棵綠意盎然的雨樹為它高一片平靜柔和的春意。我記得泥徑的盡頭崩潰的堤岸上就是一列還沒有完全傾頹的籬笆，成排高矮參差的灌木以翠的弧圍圍寂的環繞着那個淺淺的小塘沼，靜止的滯留着一片既不會枯竭乾涸也不會濼漲溢的褐綠色水，木然無睹於遠近樓宇的櫛比聳立以及詭譎的人世的幻變；迴盪着的漣漪和魚蝦喋喋；迴盪着的希望，經常殘酷而凌厲的擺弄那個一臉風霜的老漁夫滿懷心事的撒下漁網，像一隻孱弱向儂的水禽可憐的泡浸在冰冷的水裡，又在着沉的絕望嘆息聲中，遲疑的獸負着空無的魚籃默然的離開，這難道是他所付出的勞力不足以換取些微的酬報麼？我正思索着，祝福他緊蹙的眉峯也有一個同樣的晴天，在陽光降臨的塘沼上。

我將堅定的抱着一個這樣的信念：懂得尋覓陽光，熱愛陽光的人，才懂得珍惜生命的春天，懂得青春的驕傲；因為艷麗灼爍的陽光永遠是一種力的招引，永遠是一種熱的鼓舞，像跳躍着的一朵歡欣的微



笑恆古綻在睿智的心原上。然而僅一瞬間，我恍惚從自己可憐的冥想

的幻覺裡，看到那個垂掛着醜陋的幔帘的窗子鮮明地映現的景象，看到無數蒼白含血的臉龐痛苦的在窗

下那個黑的深潭底遊盪。那是在這繁華的都城裡的一條極長的陋巷，長長的像涸竭的河床

慵倦的匍臥在高插雲霄的樓宇間，困惑的喘息着，全然不疑寶文明的

遺棄和貶謫，冷酷的以一種落寞鄙夷的神情飽看事態的炎涼，去撿拾

一個消逝的輝煌底遠夢，只是平坦的碎石路徑已經殘缺破裂了，百孔千瘡的鏤刻通車輪輾壓和脚步蹣跚

的痕跡，彙集着高聳在堂皇的樓閣上的人們唾棄的污穢的賄賂

；沿着高聳的牆垣的兩道淤塞的溝渠，也不曉得有沒有流動，凌亂的

滯積起數不清的渣滓，讓成群的蒼蠅恣意的飛舞於濃郁的腐爛腥臭的氣息中……一切都毫無掩飾的暴露陋巷所蘊蓄的弱點——貧瘠、瘡

正以它生命僅有的青春和瞬息的光輝赤裸裸地呈獻給萬定的幌蕩着，而

像無數疲憊的眼睛冷楞的瞷着仗仰它苟延的人緊張的株守自己的小攤

櫛，以善於操作的雙手，兌現一個讚的嘴攫住穿梭的人群，兌現一個

微末的慾望，迎送一長串逝去的以及還沒有完盡的日子，遺忘黑夜以

外的世界。但紛然的燈光可不成威嚴的太陽，黑黝黝的夜影仍傲笑的展開

陣的羽翼在陋巷的每個牆隅逡巡，編織了無數高深莫測的神秘。在陋

巷深邃的底層裡，蠢蠢蠕動的人兒像鮫鮫般的正在污濁的泥沼中躑躅

、摸索；那些身上噴灑着廉價香水、含淚忍受陌生男人們野蠻溫存的屬於夜的寵兒，雖然頭髮是誘惑性的蓬亂，咀脣是挑逗性的朱紅，瘦

除夕的爆竹聲送走了舊年！  
可愛的春天跟着元旦降臨人間！  
啊，你聽！一陣又一陣的春風，由南中國海的彼端吹來，經過東海岸、西海岸，它吹遍了整個馬來亞了！它，溫柔地，多情地撫吻着每個人的面頰；它，吹起了人們心海上的熱情、回憶的浪花。

是的，當春風吻上了我的臉時，油然地又憶起那遙遠國度的春色來：不是嗎？這時節的山麓或村前，出現了帶奔帶唱的溪流啦！枝頭小鳥的歌聲，特別清脆悅耳；還有百花含笑的蓓蕾呢！那原野是一片嫩綠，那田間是一片黃色的油菜花；引來成羣的蜂蝶作美妙的舞姿！

多麼生動美麗的春天啊！  
的確，回憶告訴我，這時在那國度裏，春風已吹醒了沉睡的大地，大地，這萬物的母親在歡呼：「孩子們，我們蘇醒了！新生！新生！我們又新生了！」

老年人則牢記着「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古語，並且勉勵他們的子孫須在春來時，好好地計劃，決心努力地工作！才有美好的收穫

。青年的男女們，有的是利用了這大好的春光去求進取，有的却沉醉在春天的春天裏，因為他們認為春天是戀愛的季節哪！

在這終年是夏的馬來亞，也吹來了使萬物欣欣向榮的東風了，於是，大自然的景色也有點改變了：你瞧，溝邊籬畔的小草野花了，也似乎長得比較茂盛，開得特別多呢！天上的白雲也越來越厚了，而在大多數人們的心底都有這樣的感覺吧：「又是春回大地了！」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今年要好好地幹一場才是。」  
這，的確是春給予我們的啓示，也可說是春的鼓勵！同時，春天帶給人們的希望也特別多呢，說春天是希望的季节也恰當吧！

所以，在這萬象更新的初春，我們不要再有一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的心情，當然更不要去回憶傷心的往事；也不要憧憬美麗的將來，我們最好的辦法是緊握住「現在」，要腳踏實地去努力自己喜愛而有意義的工作！為自己，更為國家。  
春來了！我以無比的熱情來迎接它！  
春來了！我覺得春是象徵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光輝！那麼，在這生機蓬勃地初春，我們怎能不振奮而來一個好的開始呢？

## 春天

吳靜子。

# 在長途的士上



余通文

禮拜天，我和楊帶要去蕪坡探訪一位剛從香港來的老朋友。由於幾天前，我從金馬崙回來時，在仕林河看到一宗嚴重的車禍，所以，我對開長途車極具戒心；星期六晚上，我跟楊帶說：「明天，我們還是搭的士去蕪坡吧！既省事，又省錢，而且，也安全。」楊帶却不以為然，他說：「搭的士，省錢又省事，但未必安全。把生命交由自己的手掌握，總是可靠些，而且，自己開車子，行動既自由，也方便。」噫，你不是捨不得開自己的車子？」我不想和他爭辯，一邊毫不猶豫地把汽車鑰匙拿出來，一邊說：「好，你開我的車子去蕪坡吧！我自己去搭的士。」他疑惑地看一看我，說：「搭的士，得一清早去車站；乘自己的車子，可以睡到十點鐘起身、動程。」我把鑰匙放在他的手裡，一聲不響地走開了。

禮拜天一清早，我搭了三輪去外坡的士站；時間才七點十二分，一陣陣的寒氣迎面襲來，使得我的混沌的腦子清醒過來。街上冷清清的，難得一見一兩個行人，到了李延年大廈左旁的車場，一長排的汽車都在靜靜地打盹，唯一顯得有生氣的是車場與大廈間的兩個咖啡檔，那兒有幾個人蹲着喝咖啡，他們談話聲仍然帶着朦朧的睡意；當我提着小皮箱跳下三輪車，他們當中有一個從咖啡檔探出頭來問道：「怡保？」

「不，蕪坡！」我回答。

咖啡檔中的人們交談了一陣，一個人走了出來，他的年紀三十來歲，是個馬來人，他指一指停在左角的一輛深藍色車子，用馬來話說：「蕪坡，那一輛車！」

「就是我一個人嗎？」我問。

「嗯，——你等一等，就有客人來的。」他用一種冷淡的聲音說，然後，伸手接過我的皮箱。

我的內心頗感不高興：「早知道要我等，不如在床上多睡一會兒。」我看看那馬來人打開的士的行李箱，把我的小皮箱放了進去；那輛車子是「領事」牌，仔細一看，比我的小汽車還要老爺，我忽然想起楊帶說過搭「的士」未必比私家車安全的話，一陣不安很自然的從我心裡升起。在不安中，我却感到喜悅；心想：「幸虧我是第一個搭客，可以選擇一個比較安全的座位。」據我的經驗，後座的左角座位是汽車上最安全的地方，我連忙走過去，拉開後面的車門，一古腦坐在左角的座位上。

外面的空氣夾着涼意，車內的涼意更濃，我禁不住，一連打了三個噴嚏，眼水和鼻水全流了出來。

「囚仄，到咖啡檔喝一點咖啡吧！」馬來司

機對我說。

「不用，我吃過早點的。」我說；其實，我的早點只是兩片蘇打餅和一杯凍開水，我實在想去咖啡檔吃一些熱的東西，可是，我想起了安全問題，又不願離開已佔住的好座位。

「哈——欠」我又打了一個噴嚏，眼水又流了滿臉。

兩次噴嚏，兩次的流眼水，對我來說，是傷風的前奏曲；而傷風是我最討厭的一種疾病。我想去咖啡檔喝一杯熱咖啡，暖一暖身體。東看看，西看看，並沒有發覺有什麼搭客到來，我便推門，走下車來。

「馬六甲？蕪坡？」馬來司機在叫喚。

我注意到一輛三輪車駛進了停車場，三輪車上坐着一個少婦，她的身旁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她的懷裡抱着一個娃娃，她遲鈍地走下三輪車，半响，才說了一聲：「蕪坡！」

我連忙停住脚步，轉身走向「的士」後座，輕快地把身子鑽進車廂裡，牢牢地坐在剛才的座位上。

那少婦和小孩子在司機的安排下，到後車廂來；少婦抱着娃娃坐在右角的座位，男孩子坐在中央。我偷偷地看了那少婦一眼，她長着一副方圓的臉孔，鼻子又低又扁，單眼皮厚厚的；看樣

子，是個老實實的女人。

「阿——欠！」我第三次打噴嚏了。

「糟了，我再不想辦法，一定要傷風了。」  
我想：「無論如何，我得去喝一點熱飲料。」  
隔座這個女搭客是個老實人，看她願不願幫我守座位？」

「師奶，」我誠懇地對她說：「我想去吃早點，你可以幫我看這個座位嗎？」

她沒有說話，臉上沒有表情，然而，她却輕輕地點一點頭；這一下點頭，却使我信任了她。

陽光已經普照了大地，空氣中的涼氣已消失，呼吸了一兩口暖空氣，我的鼻子舒服許多。我跟馬來司機打了一個招呼，往咖啡檔走去。

喝了幾口熱咖啡，全身都溫暖起來；我想起楊蒂現在正在暖和的牀上熟睡的情形，頗有羨慕和妒忌之意。

「因仄，開車啦！」馬來司機遠遠地高聲向我打招呼。

我把剩下的咖啡一口喝乾，拋下幾個硬幣，匆匆朝那一輛深藍色的「的士」走去。

馬來司機已經坐在駕駛座上了。嘿！我的座位上竟然坐着一個中年婦人。

「喂這是我的座位呀！」我解釋着。她白了我一眼，一聲也不響。

我向坐在右角的少婦求助。「師奶，我請你幫忙看住這個坐位的，……」

「先生，我告訴過她的。」那少婦無可奈何地繃一繃眉毛。

「阿嬌，你看，你明明是佔了我的坐位。」我強調着說。

那中年婦人仍然不理我，她板着臉孔，一邊伸手理平她那發亮的藍綢衣服。

「這傢伙真是不可理喻！除非是動手，否則，她是不會聽話的！」我瞪了一瞪她那塗着厚厚的白粉的長臉，心裡想：「可是，她是個女的，我怎麼好意思動手呢？唉，算了，算了吧！」

我忍聲吞氣地坐在司機的旁邊——那是個最危險的坐位。

「的士」開動了，車子靜悄悄地，一點聲響也沒有。我看看腕錶，時間是八點零六分了，車子如果沒有出毛病，十一點準可以到達蕪坡，心想楊蒂開我那輛小車，每小時只能跑四十五英里，算他是和我同時出發，最快也要十二點才可以到蕪坡；這麼一想，我的嘴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同時，也減少一大半對後座的中年婦人的憎惡。

「的士」駛過了金華戲院，後座中央的男孩子嚷着：「媽，我要坐到旁邊去，這兒看不清東西。」

後面坐位有一陣騷動，那少婦換了坐位，坐到中央去，把右角的坐位讓給她的兒子。

車子出了市區，開始在公路上奔馳；由於是彎彎曲曲的山路，「的士」開得並不快。

「喂，阿麥，阿麥！」那中年婦人敲一敲前座的椅背，用馬來話對司機說：「請開快一點！我去蕪坡有要緊的事。」

「這車子的機器是改裝的，跑不快。」司機冷冷地說。

「唉，這可倒霉了！我早知道就不搭這輛車子了。」中年婦人用廣府話說，似乎想得到身旁的少婦的同情，可是，那少婦沒有任何反應。過了一會兒，她用一種溫和，但帶着傲慢的聲音對旁邊的少婦說：「人家有重要的事情去蕪坡！你知道，我的女兒最近生了一個男孩子，今天是彌月，——他們家裡大大的請客呀！」

少婦用沒有光彩的眼睛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

「你知道，我這女兒嫁去那邊已經六年了，一連生了四個女仔，這一年才生了一個男的，啊，這真是一件大喜事啊！」中年婦人越說越興奮。

「幸虧是我們家裡和他們家裡積了陰德。」——這幾年，我不知道做了多少善事，向善薩許了多

少願；現在，總算是菩薩保佑，而我的女兒也會爭氣，給他們家裡生了一個男的。」

「……」少婦還是沒有說話，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中年婦人的興趣依然很濃，她侃侃不停地說下去：「你知道，這是一件多麼重大的事情啊！我的外孫彌月，啊，我的外孫彌月。」——本來，我昨天就想趕去蕪坡的，可是，我女兒的父親硬是不放我走，說是舖子裡忙，人手不夠，害得我

要今早匆匆忙忙的趕路。」

少婦輕輕地「哦」了一聲。

這下子，中年婦人好像打了一支興奮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了。「你知道，我女婿的家在蕪坡是很有地位的，他們是姓蔡的；——說起潮州的蔡家，蕪坡那個人不知曉。」

「哦，你果然知道，那他也是住在蕪坡的囉。」中年婦人好像是遇到了知己，聲音顯得十分親切。

「我和蔡家是親戚。」少婦淡淡地說。

「哦，你知道，那我們也是親戚，真巧！真巧！」

少婦沒有理她，只是輕輕地拍着懷裡的娃娃，催她入睡。

「好一個漂亮的細佬！」中年婦人讚嘆道，接着問：「多少歲了？」

「才十一個月呢！」

「十一個月，這麼大，啊，真好玩！」喂，師奶，你剛才說你是蔡家的親戚，那他也是潮州人啦！」

少婦一邊哄娃娃，一邊「嗯」了一聲。

中年婦人馬上改用潮州話說話了。我是福建人，理解潮州話並不太難，我發覺她竟以我作談話的對象，她罵我：「讀書人專愛找人的麻煩，專愛欺侮人。」又說：「讀書人有什麼用呢？個個都是窮光蛋，可是，却死要面子，想佔人家的

個個都是窮光蛋，可是，却死要面子，想佔人家的

個個都是窮光蛋，可是，却死要面子，想佔人家的

個個都是窮光蛋，可是，却死要面子，想佔人家的

個個都是窮光蛋，可是，却死要面子，想佔人家的

個個都是窮光蛋，可是，却死要面子，想佔人家的

個個都是窮光蛋，可是，却死要面子，想佔人家的

便宜。」

我討厭她那吱吱呱呱的聲音，實在不願意去理睬她，她愛怎麼說，便由她說去。

車子過了加彭，那中年婦人又在敲着前座的靠背。「喂，阿麥，車子開得快些，你知道我是趕路的人囉！」她高聲對司機說。

司機似乎是怕聽她的囉嗦，用力踩着油門，「的士」像隻受驚的野豬，搖搖幌幌地向前狂奔，到了急轉彎處，便發出驚心動魄的尖叫聲。

我再也無心去聽那中年婦人的高談闊論，雙眼注視着展開在面前的公路，比我自己開車時還要緊張。

「的士」快到士毛月時，它以一種英雄的勇氣，要去超越跑在前面的一輛小貨車，它緊追上去，閃出右邊的路，慢慢地，和那小貨車平行了，嘿，前面是個大轉彎，小貨車向「的士」擠了過來，幸虧馬來司機的手足靈活，連忙轉動輪盤，讓「的士」跑到路邊去。我緊縮着身子，深怕小貨車撞了過來，可是，悲劇並沒有發生，我們衝過了小貨車了。我正在暗暗慶幸時，却突然大叫一聲：「啊！」一輛巴士以快速度迎面駛來。

我本能地伸出左手，示意後面的小貨車減低速度，馬來司機也算是眼利手快，用力把輪盤一轉，「的士」向公路的左邊衝去，一秒鐘之差，巴士從我們的右旁飛馳過去。我坦了一把冷汗，半晌說不出話來。我又想起楊帶說的「的士」危險的話來，我真痛恨那中年婦人佔了我的安全座位。

那中年婦人仍然若無其事地在縱聲談笑，她的聲音在我聽來，每一聲都刺耳，每一聲都令人厭惡。如果不是我有涵養的話，我真會每當她說完

一句話，就擱她一個巴掌的。

出了文丁不遠，「的士」爬上彎彎曲曲的上坡路了；速度慢了些，但却幌動得厲害。

「唉呀！唉呀！」中年婦人尖聲驚叫起來，嚇得司機連忙煞車。我轉過頭來，看見少婦懷裡

娃娃間歇地嘔吐出一灘灘的白色東西，把那中

年婦人的發亮的藍綢衫沾污了好幾處。

「對不起！對不起！」少婦連聲道歉，接着用手巾去揩中年婦人的衣衫。

想不到中年婦人用力把小婦的手甩開，她臉上的微笑全消失了，她緊繃着臉孔，那厚厚的一層白粉幾乎要掉下來。「嘿！別搞了！」她用廣府話說：「你知道，這是我的新衣服嗎？是我特

在爲了吃外孫的彌月酒而做的，現在，却被你的妻女搞得一塌糊塗。哼，又髒又臭！」她狠狠地瞪了少婦一眼，自己拿出手巾來，往衣服上揩了

揩。

「孩子這麼小，她那兒懂事！」少婦蹙着雙眉，爲自己的女孩子申辯着。

「孩子不懂事，你就懂事！」中年婦人鼓起了兩頰。「你明知道孩子在路上會嘔吐，爲什麼要坐在我的身旁？」

「唉，我真的不知道孩子會嘔吐的。」少婦的臉上露出十分難過的神色。

「嘿！別說廢話，你得馬上換個座位！」中年婦居然用命令的口吻說。

「好，換座位就換座位！」少婦那和善的臉孔竟然浮現起一絲絲的怒意；她拉了一拉坐在右

角的兒子的手臂。「過來，坐到中間來！」

「媽，我要看風景呀！」孩子掙扎着。

「看風景，有什麼好看！過來！坐過來！」少婦大聲喝。

「哇，哇！」孩子委屈地哭了，聽從了母親的話。

中年婦人看了那孩子一眼，扭一扭上身，端正正地坐着，她那緊繃的臉孔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

馬來司機看看糾紛已經過了，便發動引擎，繼續開車前進。

車內一片寧靜，那「嘩啦，嘩啦」像抽水馬桶般吵個不停的中年婦人一聲也不响。

我心裡覺得很好笑，她剛才和那少婦既認同

鄉又認親戚，談得那麼親熱，現在，竟爲了一件小事故，却鬧翻了臉，成了冤家。我感到很高興，但並不是在幸災樂禍，而是在慶幸那中年婦人的啞口無言。

「的士」開始下山坡了。似乎有什麼在我的左肩上爬動，我剛想伸手去摸觸它，却聽見中年婦人的聲音：「先生，原來是那傢伙用手輕拍我的肩膀，先生，你說過我的座位是你原先預定的嗎？」

我猜測她已忍受不了寂寞，想借題跟我聊天。我的的確確不願意理睬她，可是，想起她或許真的要和我換座位，我只好對她「嗯」了一聲。

「先生，既是如此，那麼，我就把座位還給你吧！」她溫和地說。

我當然樂得和她調換座位，誰願意坐在這個最危險的座位上呢？「好。」我說，一邊通知司機停車。

換好了座位，我心裡舒服了許多，我一看那坐在右角的少婦，她似乎也鬆了一口氣。

想不到，災難却來了，原來那中年婦人和我換座位，目的是在聯絡感情，好跟我交談。現在，她側着身子，左手倚着椅背，把那塗着厚厚的一層白粉的臉孔朝向我，準備發連珠砲了：「啊

先生，你知道，我最敬重讀書人，讀書人懂得禮貌，又明道理，：：：：」

我心裡暗暗發笑。「我剛才不是向少婦大罵讀書人的嗎？」當然，我只是心裡這麼想，而沒有說出口來。

「你知道，一個人如果不唸書，那是廢物，不，簡直是豬狗，只會吃飯、生小孩子！哼！」顯然，她是在罵那少婦。「所以嘛，我不但讓我的兒子唸書，而且，討媳婦時，你知道，我也要揀唸過書的女孩子。」

：：：：。我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她看我的態度冷淡。連忙轉換話題：「先生，你是教書的吧？」

我隨便點一點頭，其實，我根本就不就是教師。

「做教書先生，是很高貴的。」她雖然像一個權威者。「沒有唸書的人，最好，最好的職業不過是……是……的士」司機，——「的士」司機有什麼了不起呢！我，我向來就瞧不起他們……因為啊，因為他們沒有像你們教書先生那麼斯文、尊嚴……」

我很討厭這類職業歧視的論調。「阿嬌，我想睡覺，請別打擾我！」我老實不客氣地說完，輕輕地閉上眼睛，裝作打盹。

我沒有看到那塗着厚厚一層白粉的臉孔的表情，不過，我可以想像得到她那氣惱和忿恨的樣子，因為，我聽見她用力地轉動身子，衣服發出「沙沙」的響聲。

車上又太平了，靜靜的，只有風吹的聲音。過了五分鐘，那中年婦人的聲音又響了，這一回，她說的是馬來話，她在跟她頂討厭的「的士」司機交談了。「阿麥，你開『的士』很多年了吧？你知道，你的開車工夫真好！」

「我嗎？開車開了十八年，從吉隆坡到麻坡，路上的每一個彎，閉了眼睛，都會認出來的！」馬來司機說；開車的人是最喜歡跟人聊天的，那中年婦人算是找到了個談話的好對象。

他們兩個人，她一句，他一句，談得好不熱鬧，這一來，我可受罪了，他們吵得我沒有片刻的安寧。沒辦法，我只好用力閉着眼睛，希望自己能夠沉入睡鄉，逃避這可怕的現實。謝天謝地，我果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轟隆！」一聲，車子大力地震動了一下，我從朦朧中驚醒。車裡是一片哭嘆聲，我擦着惺忪的眼睛，發覺我們的車子撞到了公路旁的一個里程碑，前面擋風窗的玻璃全碎了。我下意識地先看看自己的身子，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臉孔，甚麼事也沒有，這時，我才注意到受傷的只是前座的馬來司機和那中年婦人。我馬上推門下車，拉

開了前座的車門。中年婦人又哭，又叫：「啊，我受傷了，我受傷了！」我一看她，其實，她沒有受甚麼傷，她的臉皮被一些玻璃碎割破了幾處，那厚厚的一層白粉滲了鮮血，顯得一團糟。馬來司機的傷倒是比較嚴重，他除了臉皮和雙手被碎玻璃割破了許多處外，右手還脫了臼，胸部被輪盤撞傷了，他整個上身伏在輪盤上，不停地呻吟着。

我勸慰車上的人：「這兒離新邦安白的馬達厝不遠，你們安心的在車上休息，我設法去報案。」

「啊，報案？那要就誤好多時間的呀！」中年婦人叫着報案！

「不管如何，我們必須要報案！」我說。

「不，不行！我要趕去麻坡飲外孫的彌月酒啊！」中年婦人嗚咽起來。「我難得去看我的女兒和外孫一趟，你可不能報案呀！我求求你。」她從車廂裏跑了出來。「先生，你設法讓我馬上趕到麻坡去吧！我恐怕要遲到了，——你知道，我盼了六年，才盼到了一個外孫出世……」她撲在我的面前，跪下來。

「趕快起來！趕快起來！我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先生，你不答應幫我的忙，我不起來！」她堅持着。遠遠有一輛車子開來，我大力地揮揮手，示意它停下來。那車子駛近了，嘿，竟是我的車子。

「老楊！老楊！」我驚喜地叫着。

楊蒂在我面前停下車來。他關懷地說：「怎麼，是你搭的『的士』出了事？」

「噫，老楊，你把這位老太太送到麻坡去吧！她有要事，就誤不了。」我說。

「你呢？」楊蒂問。

「我等其他的車子來了，再去報案。」我說。

「我，我沒有事，你放心吧好了。」

中年婦人匆匆地提了她的一包禮物，連「道謝」也沒有說，便鑽進了楊蒂駕駛的小汽車。我望着她的背影，嘴邊露出了苦笑。我轉過頭，向另一輛開近前來的車子揮手，揮手……

黃崖 著

## 得獎者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作者從事短篇小說的研究及創作有年，從不吹噓，從不標榜，然其成就早已為讀者羣所讚譽。本書收集作者近作二十篇，真可謂多姿多采，愛好現代小說者，當不應錯過本書。

高原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局有售

姚拓 著

## 四個結婚的故事

這是姚拓先生新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說集，每篇尚附木刻插圖。作者文字簡練，讀起來虎虎有生氣，毫無矯揉做作之態。每冊定價一元，將書款購為郵票，裝在信封內逕寄本社編輯部，即可於日內收到該書。

馬來亞圖書公司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發行

# 感

# 激

# 的

# 心

天是陰沉沉的，自從我們從伯母家中踱出來，就感到這種窒悶的氣氛重重的壓在我們的心頭，甚至遼瀾的樹薯林也被包圍在這種氣壓裏。

和伯母的樹薯園毗連的是一位女同學的園圃與亞答屋子。我們到她家拜訪還是首趨，以為她會像在學校裏羞澀的躲避起來；然而，事實却把我們的揣測擊破，她非但不羞赧，且大方有禮的招待我們，還端上咖啡和圓湯（前天是冬至節），款待得我們有點窘促不好意思，她簡直就像一隻小雲雀般的，跟我們攀談，且介紹她哥哥給我們認識，這時，我們才深深體驗到，農村裏的女孩子擁有純樸敦厚的特性：待人以誠、攀談以誠，一切都以誠作出發點。反觀我們，雖出生自農村裏，可是，如今已沾染到都市濃厚的塵俗氣習，相形之下就越覺自己庸俗了！

從她家裏告辭出來，我們行走走在黃泥路上，樹薯園齊整的踵接毗連着，並沒有甚麼藩籬把它們隔闕起來，青葱翠綠的樹薯林連綿一片，我們可以遙望到遠處較高聳的橡林，再遙遠的便是那個前旬在天空下的馬達讓山了。

我們緩步走着，談笑着，招來路邊幾隻狗兒的猜叫。生活在遠離市廛的農村裏，婦孺們很少見過陌生人，一看到像我們這樣衣著整齊的在路上經過，她們定要抓緊機會宛若挑選女婿仔細的端詳個愜意。王君因為不是在農村裏長大的，驟然漲紅了臉，只是我和林君安然自若。

走了半點多鐘，天上烏雲翻湧着，灰濛的天穹彷彿海濤洶湧着，看情形這低氣壓的天空，雨很快就傾撒下的。為了避免可能被雨淋，我們打從人們的樹薯畦的邊徑過去。這幾天來，淫雨連綿，泥質過多的泥土一經灑濕，溶解了便凝成極易沾黏人脚的泥濘。我們雖想快走，但却無法達到目的，遠處串串的雨絲已飄延着我們這邊來了。這當子，就是生就神腿子也無法逃回去了。於是，我們只得跑到一農家屋簷下避雨。

陌生的主人，看見我們就忙着延我們到屋裏坐，叫我們微感受寵若驚的窘逼。他們那麼和善、誠懇、豪爽的請我們，拒之不禁，我們也泰然入屋裏避雨了，正在這時，一個染滿污垢、身軀黧黑魁梧的漢子，從園裏匆匆歸來，跨入門檻，便用手一落腳跟上的污泥，然後脫掉頭戴着的笠帽。我們忙欠身招呼，表示禮貌，他却顯得笨拙和尷尬；但這也只是微微的不安，霎眼間也就消失了。

甫坐定，女主人就端上咖啡來。聽到屋頂上的雨聲，沙喇的喧響，教我有喘過一口氣來的感覺。假若我們此時還在樹薯林奔撞，不被雨淋成落湯雞才怪呢！他們扯談着，我却注視着門外溼濛的雨景，那蔥蘢的樹薯幹，在風雨吹襲下婆婆起舞。我相信此時的琥珀色的泥路上，一定冷清清籠罩在白濛濛的雨霧中，偶爾有那麼一兩個撐傘或戴笠的農人，踽踽的走過。

風嘶嘶的打從窗板隙吹進屋內來，雨大力的在外邊巡迴絮絮，激起我滿懷奔躍的感情。我獨個倚首小門，遡覽平坦的樹薯林被風雨侵襲着的情形，只見那些柔弱嬌艷的樹薯林在狂風臂力的搖撼下，左

· 陳慧祥 ·

右顛簸擺蕩，而遠處宛如草上一層濃霧，漠濛泛白，只聽到風颯颯的在天空中喧響嘩嘩：：：。我感到有一種蠕動着的悲哀在我心中蠢動，但我又說不出是爲了甚麼。

雨連綿不停的下着，看看門外陰晦更重了，我們都知道一個下午又將悄悄的溜逝。假若雨還是不停的下着，那就糟糕了。然而，幾度探首門外後，蒼天也似乎憐憫我們似的，收斂起雨水來了。我們遇赦似的就攢辭去，但主人却緊緊把我們挽留，說晚餐已準備好，非要我們千萬吃了才走，這使我們感動險些洒下淚來。這些年來，在都市裏奔波接觸，那種錙銖計較的人情世故，已把我這稚子之心淹埋了。然而，如今看到農家竟這麼看重這一段偶然的因緣，把我們招待得無微不至，這種體貼，除了母親能毫無條件的施予外，偶然的，我又找回了那遺落的溫暖！

雨絲還是霏霏飄灑，我們告辭出來，他們堅持着撐傘送我們，我們只有一再表示感激之心了，因爲此時我們實在無法更恰當的說出心中的感激來！

我們走了，但我們心坎中還是在深深的感激着他們。

# 現代西洋詩選

## 最終的理由

Stephen Spender  
黃仲蓉譯

槍礮在春天的山坡上，  
用鉛字拼出金錢最終的理由。  
但橫屍橄欖樹下的少年  
卻太年輕、太天真，  
不應為槍礮自大的眼睛所注視。  
他更適於讓吻去瞄準。

生前，高聳的工廠的汽笛從不喚他。  
餐館的旋轉玻璃門也從不揮手歡迎。  
他的名字從不出現在報上。  
世界以它傳統的高牆圍繞在死者四周，  
他們的金塊沉沉陷落在深井，  
而他的生命，浮泛如證券交易所的謠言，在  
牆外飄泊。  
啊，有一天他太輕鬆地扔下了帽子，  
當微風吹落樹上的花瓣。  
不開花的牆上怒放着排炮，  
憤怒的機關槍迅速地刈去青草。  
旗和樹葉飄落，從手和樹枝，  
蘇格蘭呢的軍帽在霉麻叢裏腐朽。

你想他的生命原來毫無價值，  
無論用職業，旅館賬簿，新聞檔案來衡量。  
你想：一萬發子彈只一發殺死一人。  
試問：有甚麼理由要如此浪費地  
去殺死一少年，一少年，這麼年輕，這麼天  
真，  
這麼橫臥橄欖樹蔭下，啊世界，啊死亡？

## 練習曲

R. M. Rilke  
羅珞加譯

昏然欲睡的下午，夏天  
營營而語。惑然，她輕輕抖散  
新衣，向深邃的練習曲  
不耐地彈奏一種憂煩

盼一些真的事情能發生，在明天  
今晚，或者此刻隱藏在黑暗  
於是突然，穿過高高的窗戶  
她意識到那嬌養過份的花園  
她戛然停止，眺望窗外，交纏着十指  
希望讀一本長長的書。然後，心亂中  
她揮退一陣茉莉花香  
她感到那花香的刺痛

## 蘋果鳥

Robert Graves  
芝行譯

縱使凶惡的狂浪像山一樣的填滿了海灣，  
洗劫了碼頭邊的小屋，  
提起浪花般的陣雨襲掠我們的葡萄園；  
縱使月亮朗朗的照着，  
形成宇宙的一環，  
比轟然昇起的太陽顯得寧靜安祥；  
縱使我不希望，  
與妳分居在蘋果鳥的兩端，  
除非我的心馴服于妳底愛的投槍；  
爲什麼我應懼怕妳的力量：這海洋  
這滿月——妳的明鏡，  
以及從妳的聖樹上掉落上的一枚蘋果？

## 山崗上

A. E. Housman  
王美日譯

在夏日慵懶之山崗上，  
潺潺的溪流催我欲眠，  
遠遠地可聞鼓聲陣陣，  
疑是夢裏的鼙聲不斷。  
忽遠忽近；忽高忽低沉  
沿着大地所有的路徑，  
朋友的關切，彈藥的糧食，  
戰士們走着，向死亡進軍。  
在東方及西方被遺忘的戰場  
白盡被屠弟兄們的枯骨，  
可愛的孩子們，已死，已腐爛，  
往者沒一人能回到原處。  
遠處有召集的號角齊奏，  
少銳的橫笛高聲呼應，  
紅衣的隊伍欣然追隨：  
我亦是男子漢，我要起身！

# 放浪

Ezra Pound 作  
陳進成 譯

我們歌頌愛情和懶惰，  
此外一切不值得追求。  
雖然我遊遍許多國度，  
人生也沒有其他可保留。  
但願能保持我的愛，  
雖然玫瑰因悲傷而凋朽。  
也不願立大功於匈牙利，  
使人不相信我的成就。

# 冬日市肉

Oscar Williams  
周英雄 譯

這是什麼猥褻、裸體、可惡的形狀？  
一條凍牛尾在屠夫的店裏  
冗長，而奄然，躺在大砧板上  
任壯漢的巨斧切了又切  
陽光似香火燻濕了玻璃窗  
街道熙攘着行人，而冬日風疾  
如投利刃，價格懸在顧客的嘴邊  
而冷峻的蔬菜陳列着，令人想起  
寬坦的鄉野浸浴於金黃夢境  
樹叢，蜂羣，盡是一片柔順的安詳  
我想起這牛尾，想起它一整個夏季  
如何向空中鞭打豎琴的形狀

# 西風

J. Masfield 作  
葉 冊 譯

溫暖的風，西風啊，洋溢着鳥語；  
我每次聽到西風，就不禁淚眼迷迷。  
因它來自西方的土地，那古老棕色的阿槽  
而四月在西風中，水仙在西風中舒展。  
對類我疲憊的心靈，那西方的土地多優美，

在西方，滿園蘋果花開，空氣如酒般令人欲  
醉

那兒有涼涼的青草，供人們臥下小憩  
畫眉在輕唱，如笛的歌聲來自巢裏。

「你不回來嗎？弟兄，你已飄泊得太久，  
這是四月，花開時節，皎白的是枝頭，  
陽光如此燦爛，弟兄啊，雨水如此溫存。  
你不回來嗎？弟兄，回到我們的鄉村。」

「初生的玉米多青翠，弟兄，兔子在田裏徘徊，  
這兒有藍天，白雲，有溫馨的陽光和雨水。  
這兒有唱入心靈的歌，弟兄，也是暖進腦際  
的火，

回來聽野蜂的歌聲，回來看春季多快樂。  
「雲雀在西方歌唱，弟兄，在綠麥田上歌唱  
你還不回來嗎？弟兄，回來歇歇你疲乏的脚  
掌。  
我有傷心人的慰藉，弟兄，睡眠治痛楚的眼  
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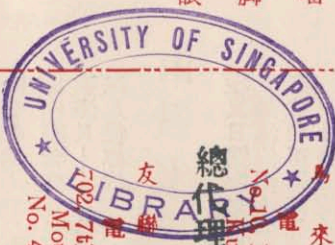
溫暖的風，那西風這樣說，洋溢着鳥鳴。  
我必須重走這條向西的白色的道路，  
向綠草地，涼草地，去安頓我的心靈，  
走向屬於我的美好的土地，西方的土地，  
向紫羅蘭，那溫暖的心，和那畫眉的歌聲。

# 小人物

Emily Dickinson 作  
李 盈 譯

我是個小人物！你是誰？  
你可是，可也是一個小鬼？  
那我倆恰成一對——可別聲張！  
別人會排斥的，你該知道。

做一個名人多可怕！  
公開得像一隻蛙，  
一整個月曬自己的名字  
對一窪盲崇你的爛泥巴！



出版者：

承印者：

## 蕉風月刊

號四〇一NDK字准版出

期四一一第

號月四年二六九一

電話：五九五八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電話：五九五八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電話：八〇六一六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April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